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王者的魅惑



## 序幕

摩纳哥是世界第二小国，虽然地小人稀，但却是富裕、豪华的代表。世界各国的富豪几乎都在当地拥有度假别墅，或是和该国的王室保持良好的关系。

卡迪罗家族是摩纳哥一支血统纯正的贵族，现今的当家人是伟恩·卡迪罗公爵；他今年六十五岁，资产遍及世界，富可敌国，是个有钱有权的老公爵，然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是一个西洋棋狂热者。

老公爵对西洋棋到底有多狂热？在他世界各地的产业中，到处都可以看见不同种类的西洋棋，从纯金打造到石块雕刻的，只要是造型特殊的他全都收藏，平日更有一盘可以随身携带、重量只有五十克重的超迷你棋盘，就只为了随时随地可以下棋。

一个人棋艺精、爱棋成痴，并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事，但是爱到妻子和儿子都受不了他而离去，那就有点走火入魔了。公爵夫人因为不甘长期受冷落，在为他生下继承人之后就跑到法国定居，再也不愿和他一起生活。

“我和你那些该死的棋子，到底哪一个重要？”这是公爵夫人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伟恩·卡迪罗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看著妻子忿恨离去。

老公爵的儿子长大后，也选择了和他中法混血的女友一起私奔，原因是女方不擅长下西洋棋，所以老公爵反对他的儿子娶一名会影响优生学的笨女人。

“父亲，请原谅我，艾美对我太重要了，我虽不愿意这么说，但您这辈子只在乎西洋棋，我不敢奢望您了解真爱的意义，请自己保重身体。”留下了这短短的字条后，老公爵唯一的独子也离他而去。

纵使妻离子散，老公爵仍然未曾放弃他的西洋棋，只是变得更加孤僻，直到儿子离家十年后，一封简短的电报从遥远的东方来到他的手中，电报内容是：他的独子和他不承认的儿媳已经死于一场空难中。

在这一天，他面前出现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小男孩，他有一头黑发，还有一双比天空还湛蓝的眼珠。

“你很喜欢下西洋棋？”小男孩清亮的眼闪着挑战。

那个男孩花了一个下午将他击败，而后，老公爵才知道他叫凯伊·卡迪罗，是他唯一的孙子。

“母亲从小告诉我，除非我下好西洋棋，你才会认我，是真的吗？”凯便当年八岁，眨著一双比晴天还湛蓝的眼凝视他。

“没错，你的确可以当我的继承人，从今天起，你就是这栋宅子的国王。”老公爵的双眼重燃光采，看到凯伊的模样，他心中有了主意。

从那天起，他将唯一的孙子当成了棋盘中的国王，更将他所有的产业都交给了凯伊，为了让凯便当个名副其实的国王，也为了让西洋棋能够完整，他开始走访各地，为凯伊带回了他的皇后、主教、城堡及骑士，这些孩子有的是贵族，有的是孤儿，他会细心栽培他们，让他们日后成为凯伊的得力助手。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学习著各种不同的知识和技能，而当他们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优秀精英时，故事也就展开了……

## 第一章

尼斯蔚蓝海岸欧洲人一向认为工作与娱乐是并重的，每年到了夏天，更会放下手边的工作，度一个轻松舒服的长假。尼斯（N I C E）是法国第五大城，位于地中海沿岸，是非常有名的避暑、避寒渡假胜地，终年都是人满为患，热闹非常。

在英格兰步道区，有一栋相当壮观的建筑物；它的外型是融合哥德、文艺复兴等不同风格而成，繁华古典的外型总会吸引旅客的注目。可惜它是属于私人的宅第，并不是人人可以进入的地方。

今天却相当特别，在下午两点整的时候，有四辆车子在相同的时间驶进了别墅的庭院，从车上走下来的人都有其独特、吸引人的外貌，不过意态阑珊却是他们脸上唯一可读到的表情。

“怎么少了一个人？”当屋内的管家打开门，扫了四个一字排开的年轻人一眼后，他略为疑惑地扬起一道眉。

“少了一个人就没办法抽签了，不如今年就算了，你看怎么样？”其中一名帅气的年轻人顶了顶旁边的男子，一脸期盼的开口。

“老爷已经在等各位了，请进。”一头银发的老管家侧过了身子，好让他们进入。

“在场唯一已婚的优先。”方才开口的男子戏谑地弯身，对四人中唯一的女郎开口。

“一年不见你还是一样贫嘴，骑士。”女郎轻甩及腰的黑色鬃发，踩著高跟鞋，仪态万千地走了进去，她是一个让人为之惊艳的美人，连嘲弄的声音都是慵懒沙哑，漾著迷人的风情。

“老大，反正菲利克斯没来，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把任务给他？”被唤为骑士的人勾住他身边黑发蓝眼的男子，在他耳边轻声献计。

“你想偷懒？我记得你每年都是玩得最开心的一个。”对方淡淡一笑。

“年纪大了，玩不动啦。今年我想休息，可不可以让我自愿放弃比较快？”骑士绽开爽朗的笑容，一口白牙在古铜色肌肤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耀眼。

“每次都玩耍赖的把戏，你还不累？快点长大吧！‘小弟弟’。”走在前面的女郎回过头，同情地拍一拍他的脸，双眼闪著浓烈的戏谑。

被当成小孩般取笑的骑士只是瞪她一眼表示不满，不过这并不是因为秉持好男不与女斗的原则，而是他根本不敢和代号“皇后”的她为敌，绝美明艳、风情万种是她唬人的外表，机敏狡黠、诡计多端是她一贯的作风。认识她十多年，骑士相当明白她是不可为敌的危险人物。

“你们还有精神斗嘴，看来都过得不错。”老管家面露微笑，而后停在房间的前面。

他为四个人开门，跟在四个人的后面走进，而后安静地立在房间内的角落。

“你们来了。”四个人的对面坐著一个极为威严的老人，身上有一股不怒而威的贵族气质。

“我想菲利克斯今年不会参加行动，虽然少了主教，但对你们应该不会

造成影响。”老公爵开口。

“他还没找到自己的妻子？”黑发蓝眼的男子开口，他是眼前老公爵的孙子，一向也是四个人中的发言人。

主教菲利克斯的真实身份是义大利的贵族，半年前他的婚礼还在义大利造成大轰动，这场世纪婚礼并没有如期举行，因为新娘在婚礼当天失踪了，菲利克斯自此便和他们断了联络，打算翻遍欧洲每一寸土地找到他的新娘。

“看来是没有，否则他不会无故缺席。”每年五月的第一天是他们所有人必须会面的日子，不管有任何重要的事都必须推掉，这些年来他们都遵守这个约定。主教这一次的缺席算是第一次破例。

“既然有人缺席，抽签也就不公平，所以我决定今年用指定的，凯伊，你既然是国王，位居集团之首，所以这一次由你负责。”老公爵想了一会儿，做出决定。

每一年，棋士团的每一个人都会放下手边的事情，聚集在摩纳哥，讨论要执行的任务，在一年当中他们可以自由接受任何委托，在五月的時候，每一个人则会提出手边一件比较有趣的任务，然后再经由抽签决定谁当领导，进而完成该项任务。

棋士团的五个人，除了凯伊是他的血亲之外，其余的都是他的养子，每年的五月将他们聚在一起花上一至二个月的时间完成任务，除了要磨练他们的本事和能耐之外，同时也可以维持五个人共事的默契和感情。

“既然您已经决定了，我只好推掉下星期阿拉伯的会议。”凯伊点点头，他是个标准的工作狂，口头上虽然答应了，下一秒已经将未来两个月不能处理的公事在脑中过滤了一遍。

“我名下的产业已经够多了，你们不必再急著增加我的财富，这两个月你们好好放松一下吧！”老公爵微笑说道，这五个年轻人都非常的优秀，不但在自己的地方都打下了一片天地，而且个个都是工作狂，所以每年一次长达两个月的任务，反倒成为他们好好休息一阵子的假期。

“这一次你们手边有什么没完成的CASE？”凯伊拿起笔，在记事本上一边写计画表，一边定他的工作表。

“事实上这一次的任务我已经替你们找到了。”老公爵开口打断，让所有人疑惑地抬起头来。

“你们这些年办的每一件事都很圆满，不过我想这么多年了。你们也该腻了吧！所以我替你们找了一点乐子。”老公爵从抽屉拿出了一张纸，继续道：“这是我半年前在网路上举办的一场西洋棋比赛，现在已经比到了决赛，入围的五个人一个星期后会在豪华的‘大赌场’举行最后的决赛。而最后的优胜者，可以和凯伊面对面地进行最后的挑战赛。”“这和我们的任务有什么关系？”凯伊轻捏眉心，有一股不好的预感。

“如果最后对方赢了，他就有权力要求你们棋士团为他做一件事。”“什么！？”骑士大叫一声，这是什么奇怪的比赛。要是对方要求天上的星星，他们不是要花钱买通太空总署的人带一颗陨石回来？“我想爷爷已经在网路上过滤一些人，决赛的名单让我看一看。”凯伊始终保持从容的笑意，姑且不论爷爷在打什么主意，他都相信自己 and 夥伴的能力。

“怎么样？你们想不想玩一玩？”老公爵双眼含笑，将四个人扫了一遍。

“听起来挺有趣的，我加入。”皇后妩媚一笑，一双美眸嘲弄地转向骑士。

“我也加入。”骑士大声开口，反正比赛的凯伊是五人之中棋艺最精湛的，

他相信凯伊不会输的。

“城堡，你怎么说？”凯伊淡笑，回头望向进屋后始终没开口的高大男子，他是五个人中最沈默，却也是思绪最缜密的一个。

“我没问题。”说出简单的回答，他再次闭上眼，安稳地靠著墙壁。

“很好，那我们出发了。”凯伊从椅子上站起，朝老公爵微微颌首后，便和其他三人走出了房间。

法国巴黎一间附属圣日耳曼大教堂的孤儿院这是一间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

的孤儿院，共收留了两百多名的院童，院长是玛利亚修女，今年已经五十岁了，是所有院童们尊敬的老奶奶。

五月份的巴黎是最美丽的季节，到处都充满了鸟语花香，和陷入热恋中的情人，而孤儿院里则是出现了一阵高昂的女音，划破了寂静的午后。

“慕晴？你现在人在哪里？”一名中等身材的年轻东方女子，朝著办公室的电话筒，语气又惊又喜。

“我现在没时间和你多说了，你必须来摩纳哥一趟，不然我就死定了！”电话筒的另一端传出了急促的女音，还有一些吵杂的声音。

“慕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不要吓我！”年轻女子紧紧握著电话筒，三个多月没联络的双胞胎妹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想到这里，她两道弯眉蹙得更紧了。

“慕莲，明天下午两点，我会在蒙地卡罗车站等你，你一定要来喔！我这一次就全靠你了，好姊姊，拜拜！”“喀”一声，电话的另一端已终断了讯息。

“喂！？慕晴？”慕莲又叫了几声，最后无奈地将电话挂下，她轻叹一声，整张秀气的脸蛋充满了忧虑。

她和慕晴是相差十分钟出生的双胞胎，但个性却差了十万八千里，连相貌也不太相同，慕晴热情美丽、活泼大方，和她站在一起，就像是玫瑰花和满天星，她只能用来陪衬慕晴的美丽。不过她并不因此而感到自卑或难过，只是有点疲于应付冲动的慕晴所惹下的麻烦。

她们的父母原本在巴黎开中国餐馆，却在她们十岁的时候死于一场车祸。因为她和慕晴是在法国出生的，所以法国政府安排她们住进了这所孤儿院；慕晴从小就爱惹麻烦，今年已经二十二岁了，却还是不肯找一份正当的工作，整天和她那个嬉皮小男友鬼混。三个月前，她的男朋友杰西说要出国闯一闯，结果整整消失了三个月之久，直到今天才肯打一通电话回来，看来八成又惹了麻烦。

“慕莲，是不是妹妹的电话？”从门外走进的是玛利亚修女，她看著一脸沈重的慕莲，大约猜出了刚才的电话是来自何人。

“是，院长。我明天开始要出去一趟，博物馆那里我会去请假的。”慕莲咬著下唇，心里始终担心著慕晴的安危。她的工作是博物馆的解说员。因为每一年都有很多来自台湾和大陆的团体，因此博物馆相当需要她们这种懂中文的人才。

“她是不是又惹麻烦了？”修女轻叹一口气，这一对双胞胎姊妹也是她看著长大的，对于慕莲的善解人意总是多了一份心疼。

“没有，只是我很久没见到她了，所以彼此想见见面。”她连忙解释，却

看见院长一目了然的表情。

“或许是你过分的溺爱才会让她不肯负责任，她已经够大，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修女将慕莲拉至一旁坐下，轻抚她柔顺的黑发，怜爱地看著这个懂事的大女孩，她虽然没有慕晴亮丽的外表，却有一股典雅秀丽的动人神韵，只要一接近她，都会觉得身心舒服不已。

“这是最后一次，我只是要看她好不好。”她虚弱地开口，跟著一张小脸微微胀红，为这个如此明显的谎言而感到不安。

“你既然已经决定了，我也不好说什么，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做。”玛利亚修女轻拍她的肩膀打气，而后慢慢走出了房间。慕莲松了一口气，垂下肩头，不由自主地又蹙紧了眉头。唉！慕晴是她世上唯一的亲人了，她真的希望妹妹能够平安无事才好。

摩纳哥蒙地卡罗车站下午两点钟，慕莲准时地出现在车站门口。她一脸

虑地四处张望，等待著自己的双胞胎妹妹。当时间已经指向两点十五分了，她还是没有看到妹妹的踪影，向来容易紧张的她，此时习惯性地又蹙紧两道弯眉。

“不要动！将你手上的东西都交出来。”就在这个时候，一柄硬物忽然抵向她的背心，而后耳传来了一阵低沈的男音。

“啊……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你难道看不出我只是一个穷人吗？”害怕归害怕，慕莲还是鼓起勇气想让对方打消洗劫她的念头，她身穿衬衫牛仔裤，看起来既不显眼也不富贵，为什么偏偏找上她？后面的人一顿，而后喷笑出声，继而转为无法抑制的大笑，慕莲不解地回头，就看见一个捧著肚子狂笑的年轻男子。他是个将一头棕发染成五颜六色、两耳都戴著银饰的轻佻男子，他是杰西——慕晴的法国小男友。

“你这种玩笑一点也不有趣！慕晴呢？”慕莲瞪他一眼，就是看不惯他一副游手好闲的讨厌模样，真不知道慕晴到底喜欢他哪一点。

“你们只是差了十分钟出生，性子差这么多，连开个玩笑都不行。你应该多笑一笑，整天板著一张脸小心没男人要你。”杰西嘻嘻哈哈地说笑著。伸出手就要将她的行李接过去，慕莲却只冷哼一声，并不领情。

“随便你啦！这边走，慕莲。”杰西不以为意地耸耸肩，带头走在前面，将慕莲带到停车场的一辆墨绿色房车面前。

“慕莲！你来了！？”从车窗探出的是一个美丽亮眼的女孩，齐耳的短发挑染成紫色，整张俏脸盈满朝气和活力。

“我能不来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慕莲蹙眉，看了一脸笑意的妹妹，觉得有上当的感觉。慕晴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大难临头的模样。

“上车再说，你到时候就知道了。”慕晴俏皮地眨眨眼，在两个人都坐上车之后，她迅速地将车驶离停车场。

车子停在一栋废弃的空屋前，慕莲带著满心的疑惑下了车，这栋屋子看

来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莫非这是他们住了三个月的地方？想到这里，她不禁又怒瞪了杰西一眼，直觉地认定这一切都是他的错。

“慕莲，这是我和杰西一生中唯一的请求，你一定要帮我们，拜托了！”

来到了空屋二楼，慕晴转过身子，双手合十，诚恳地开口。

“到底是什么事？你不要吓我！”慕莲退了一步，说话的同时双眼将房间扫了一遍，这间房间虽然小，但是还算满乾净的。

“你是我和晴唯一的机会，更是我们的救命天使哩，这件事只有你可以帮我们。”杰西住身后的旧沙发一倒，懒洋洋地开口。

“你们到底惹了什么麻烦？”慕莲心中的不安已经从一个点扩大成一张网。一个慕晴已经够会惹麻烦，现在又加上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杰西，她有一种误入陷阱的感觉。

“慕莲，放轻松，我们不会要你去杀人放火。”看到慕莲紧张又害怕的表情，杰西又开始取笑。

“对啊！你是我唯一的姊姊，我不会害你的，再说你根本不是做坏事的料，我和杰西怎么样也不会叫你做太困难的事。”慕晴一把搂住慕莲，笑著开口。

“好了，你们两个到底在搞什么鬼？”慕莲轻叹一口气，知道这两个人怎么也学不会正经，每次都喜欢嘲笑她的一板一眼。

“是这样的，我和杰西只是要你代替我们参加一场比赛。”慕晴笑著将慕莲拉到沙发上坐下，整个人撒娇地黏在她的身上。

“什么比赛？”慕莲一头雾水，从小到大她都没有什么擅长的技能，她不知道自己可以代替他们参加什么比赛？“你知道杰西喜欢玩电脑对吧！？”慕晴颇为得意地开口。“而且他还是一个西洋棋高手，他半年前因为好玩，在网路上参加了一场比赛，现在已经进入了决赛，很了不起吧！”“他如果有这种闲工夫，更应该好好去找一份工作。”慕莲略带说教地开口，她知道电脑中的比赛通常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参加的，既然有这种闲时间，为什么不好好地工作？“这个不一样，你知道这次比赛的决赛地点在什么地方吗？‘大赌场’耶！多少富豪淑媛会聚集的地方，这种机会根本是天上掉下来的。”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既然你们已经进入了决赛，那就去参加，反正我对赌博没什么兴趣。”慕莲疑问地抬头，却看见了面有难色的两人。

“因为主办单位不明，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杰西用的是你的名字。”慕晴深吸一口气，决定说出实情，当初会用慕莲的名字是因为她一点记录也没有，不像她和杰西，几乎已经是警察局的常客。

“你们用我的名字？”慕莲惊呼，这两个人真的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现在竟然连她的名字也敢冒用。

“看样子她不会答应了，我们另外再想办法吧！”杰西扫了一眼处在震惊中的慕莲，想也知道她答应的机率是多少，为了不想听她的长篇大论，杰西帅气地走出了房间外。

“姊，我知道你不喜欢杰西，但是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帮他一次。”慕晴见杰西已经走远，她轻叹一口气，哀怨地开口，“我知道你嫌他不务正业，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但是我真的喜欢他，他也对我很好，再说他想用这一次的比赛赢来的奖金开一加咖啡店，我们也能安定下来，因为……我怀孕了！”“锵”一声，慕莲的脑门像是被人狠狠地敲了一下！

“你……你怀孕了？”慕莲的脸一阵青一阵白，她这个做姊姊的太失责了，她早该在杰西接近慕晴的时候将他一棒打晕拖走的。

“是啊！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们连名字都想好了。”慕晴甜甜一笑，一脸的满足幸福模样。

“他……真的要娶你？”虽然头脑被狠狠敲了一下，但她一向是个活在现实中的人，因此马上回归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才会想请你来，如果赢了比赛，我们就可以用那一笔钱来结婚，安定下来。”慕晴笑了笑，一双眼期盼地望著慕莲，像一只摇尾乞怜的小狗。

“你们啊……”慕莲连换了几口气，这种事她是怎么也拒绝不了的，况且还牵涉到她未出世的小侄子。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慕晴是最了解她的人，看到她软化的表情，立刻与奋地扑到她身上又吻又叫。

“别高兴得太早，就算我愿意帮你们，你也该知道我完全不会下西洋棋，就算我可以进入会场，又能怎么样？”慕莲双手一摊，提出了现实的问题。

“你也知道杰西的舅舅是一个退休的情报员，杰西从小跟著他，也学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慕晴拍胸膛保证，跟著从口袋中拿出了一对精致的耳环。“这就是他舅舅退休后研究出来的好东西，一边是传讯器，一边是迷你摄影机，只要你戴上它们，我和杰西就可以透过电脑，指导你怎么下棋，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赢得比赛了。”“看来你将一切都算得好好的。”慕莲摇摇头，却也说不出拒绝的话。

纵使她再怎么不赞同他们的生活方式，毕竟杰西是以自己的实力进入决赛的，如果只因为他的记录不好而否定他的才能，似乎也说不过去。这就算是她送给他们的一份小小的结婚礼物吧！

“你们有把握赢？这是我在未来小宝宝的份上，最后一次帮你们。”慕莲郑重地开口，旋即看著欢天喜地的慕晴冲出了房间，和正巧回房的杰西抱在一起，两个人又叫又笑的，哪里有要为人父母的模样？这一对小夫妻注定要成为她一生中的牵挂了，慕莲看著握在掌心的耳环，祈望他们的计划能顺利地达成。

五天后，慕莲来到摩纳哥的“大赌场”，虽然慕晴替她租了一套淡蓝色的

礼服，也为她上了一点薄妆，她还是鼓不起勇气踏入眼前富丽堂皇的大赌场。

“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慕莲深吸一口气，为自己加油打气，她抬起头望著赌场青铜色的圆形屋顶，好气派雄伟的建筑，想必里面一定更华丽吧！

“小姐，你成年了吗？”即使她上了淡妆，还特意把头发盘起，一张清纯的面孔还是像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因此被门口的安管人员拦了下来。

“我是来参加西洋棋比赛的。”她递出自己的护照和参赛证。

安管人员确定资料无误后，也不再多说什么，态度非常恭敬地领著她进入赌场，往最里向的贵宾室前进。

一路上遇见的人都是一副绅士、淑女的打扮，慕莲平时没见过这么多漂亮华丽的人，睁著一双好奇的眼睛东张西望，觉得自己像极了初次踏进皇宫的灰姑娘。

“慕莲小姐，这边请。”她被领到一间豪华舒适的套房。

“比赛晚上八点正式开始，这是你比赛的名单和时间，在你参赛的前半个小时，我们会派人接你到会场，请休息吧！”“谢谢你。”慕莲笑著道谢，



第一次享受到有人服务的滋味。她坐在宽大的沙发椅上，看著服务生递上一道又一道精致点心。

她这时候总算相信这场比赛是真有其事，当服务生退下后，她随即将左边耳环的小按钮开启，左边的耳环是一个迷你型的摄影机，可以将眼前所见的画面传回在电脑前的杰西，只要在比赛时正视棋盘，就可以透过电脑了解战况，杰西再经由她右边耳环的通讯器给她适当的指示。

慕莲走到餐桌前坐下，毕竟比赛时她不用动脑，所以也不是太紧张，于是决定放松心情好好享用一顿美食。

桌面上的每一盘小点心看起来都精致可口，不一会儿她已经将薰鲑鱼烤土司吃得精光，接著拿鹅肝酱涂抹在刚烘焙出来的小饼乾上。这个赌场聘请的主厨真是棒得没话说，每一盘的点心都是精心制作，让她赞不绝口。

当门外响起敲门声的时候，慕莲已经将桌上的点心一扫而空，她满足地起身，含笑跟著服务生往前走向比赛场所。

“慕莲小姐，这是其余的四位参赛者，我们已经事先为你们抽好签，只

在比赛中连赢三场就可以算是胜利者，也唯有胜利者才有资格和会场的主人进行最终的总决赛，请问你有什么疑问吗？”走进一间的百坪的宽大会议室，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年绅士为她解释一切规矩，接著为她介绍在场的其他参赛者。

“你们好，我是慕莲。”她转过身子，有礼地向他们微微颌首。

四名参赛者有两位是男性，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上，从穿著打扮看来，他们像是有身分地位的贵族，而另外两名女子看起来高贵而亮丽，将她淡扫一眼后，眼神出现了不以为意的轻蔑。

“第一场比赛是由慕莲小姐和贺森伯爵开始，请两位入座。”慕莲镇定地坐了下来，准备接受第一场挑战。

## 第二章

“将军。”三个小时后，慕莲轻易地取下了对方的国王，结束了比赛。

她的对手先是错愕了一秒，继而大笑出声，并紧紧握住慕莲的手，眼神充满欣赏之意，频频向她恭贺。

“你的下一场比赛是后天下午，你现在可以留下观赛，或是回房休息。”她在转身离开的同时，下一场比赛也开始了。而在会场的隔壁，也就是凯伊等人的休息室，他们的房间内装有特别的监视器，以便观看整个赛程。

“慕莲是她的真名，她是中国人，她的父母在巴黎开餐厅，在她十岁时因车祸去世，被送到慈爱孤儿院，今年二十二岁，未婚，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皇后详尽地报告一切。这也是他们的工作之一，将可能赢得比赛的人做一番详细调查，藉以猜测他们可能提出的要求。

“二十二岁？小我五岁，和我最合适了。”骑士笑著回答，并动手启动遥控器，将电视墙回到慕莲比赛的画面。“我就是喜欢这种长相清纯的女孩子。

看起来像一朵小花，不会给人压力。”说完后，还别有用心地瞄了皇后一眼。

“你们觉得她获胜的机会会有多少？”凯伊一向实事求是，对方所有的资料有限，他实在想不出她会提出什么心愿。

“很高。”城堡难得开口，虽然他一向话不多。但观察力比一般人敏锐，出于直觉地，他觉得慕莲是五个人当中最单纯的，如果要在五个人当中选择，他会选择为那个叫慕莲的做一件事。

“难得你对别人有好感。”凯伊讶异地自一堆资料中抬起头，也将视线移到电视墙。画面正好定格在她赢得比赛的时刻，脸上绽放一朵可爱的笑容，让她看起来更像个孩子，实在不像报告中说的二十二岁。

“既然已经有两票赞成票了，你也投赞成票？”凯伊望向皇后，既然慕莲赢的机会很大，现在就该表决要不要放水的问题。

“既然大家都点头了，我没意见。”皇后扬起一抹媚笑，看她一脸单纯的模样，看来这一次的任务不会太难才是。

“好，既然决定了，我们就耐心等待比赛结果。”凯伊做出总结，再次低下头处理他的公事。

“老大。我们现在在度假耶！麻烦你把那些惹人厌的文件拿远一点，我看了都不能呼吸了。”骑士一个俐落的翻身，停在书桌前，伸出一只手挡在文件上面。

“你有更好的建议吗？”凯伊扬眉，将他阻碍的大手推开。

“至少关心一下我们未来要相处两个月的贵宾，你别忘了这一次其他人都不是简单的人物，就拿凯萨琳女爵来说，她如果赢了比赛，我想她要的就是你这个美男子，我已经打听到她为了想赢得义父的好感，特意和他学了半年的西洋棋。她不但是摩纳哥的贵族，棋艺也不错，这不是很符合卡迪罗未来少夫人的标准？你的艳福真不浅，凯伊。”骑士朝凯伊挤眉弄眼。

“再说到另一个有趣的人！”皇后有默契地接过摇控器，将电视墙定在比赛房的另一个中年男子身上，“他是中东方面的军火贩子，对这一次的比赛也是志在必得，只要赢了你，他就可以打进欧洲市场，所以他不会让其他人阻碍他的，所以有机会赢他的慕莲可能会有危险喔！”“你们要我怎么做？”凯伊取下眼镜。无奈地道，看来下半年的报表今天是看不完了。

“她是我们想帮助的人，你又是我们的头头，要你关心一下我们的贵宾这不为过吧！慕莲人在咖啡厅，至少你也该探听一下她可能会要求的愿望是什么。”皇后翩然一笑，自动地将他手边的文件合上。

“是，我这就去。”凯伊笑著站起身，他当然知道这群夥伴的用心，不就是希望他这个工作狂能放下手边的事休息一下，面对他们的细心，他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

凯伊走出会议室，慢慢朝二楼附设的咖啡厅走去，果然在餐厅角落发现了独坐一旁的慕莲。他戴上眼镜，优雅地走向前。

“我是凯伊·卡迪罗，很高兴认识你。”凯伊淡笑著伸出手，将神游太虚的慕莲唤回，跟著握著她一双软若无骨的手。

“我可以坐下来吗？”不待她回答，凯伊已经自动坐在她的对面，准备好了了解一下这个有一张清纯脸蛋的东方女子。

“请问有什么事吗？”慕莲一抬头，就看见一个身穿皮背心、白衬衫的俊雅男子出现在她眼前；斯文俊秀的贵族脸型上有一双靛蓝的眸子，浑身上下弥漫著一股上流社会的气质，和她是完全不同的人。

第一次被人这样目不转睛的凝视，慕莲不自在地低下头，才发现对方还是紧握着她的手，她尴尬地想不著痕迹地抽回自己的手，但对方却没有松手的打算，将她的手紧紧握在他温热的掌心之中。

当慕莲听到他的名字时，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反应，凯伊再次确定她和报告中所记载的一样，是一个单纯的美术馆服务人员。但一个如此单纯的年轻女子，又是怎么知道这场比赛的？“你的西洋棋下得非常好，你从几岁开始学的？”凯伊将他握在手心的心手松开，靠在椅背，悠悠地问道。

“我该回房了。”慕莲不自在地想起身，从头到尾她就不认识眼前的凯伊·卡迪罗，更没有和陌生人聊天的习惯。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凯伊的手迅速地覆在她的双手之上，语气温和地制止她，但蓝眸中有著不容拒绝的强硬。

“你到底是谁？我没有义务回答你的任何问题。”慕莲站起来。转身就要走。

“你最好坐下，如果你想保住一条小命的话。”凯伊将她拉回椅子上，起身坐在她的旁边，不顾她的惊喘。迳自将一只手环在她的腰上，拉著她贴近自己，这种暧昧的动作不论从任何角度看来，他们都像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有一只枪瞄准你的脑袋，我是这里的安管人员，受命要来保护你的，现在你愿意听我说了吗？”看到她僵硬地点头，凯伊不由自主地露出一抹顽皮的微笑，他第一次遇见这么单纯好骗的人，竟然对他随口编的谎话信以为真。

“很好，我是唯一可以帮助你的人，所以你必须老老实实在地回答我问的每一个问题。”“回答问题不需要靠得这么近……”慕莲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脸颊变得火热，她从来没有和异性有这么近的接触，连自己的身上都开始充斥着属于他的淡淡古龙水味。

“现在开始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知道这个比赛？”凯伊凑近她的脸，视线停在她细致的脸庞上轻声问道。这个中国娃娃有一张粉嫩的脸，一点瑕疵都没有。

“我……我是在网路上无意间发现的。”她屏息回答，对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回答他的问题感到自豪。

“你不可能知道的，你可知这场比赛是一场非常私人的比赛，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参加的，更不可能在电脑网路上就找得到的，你还是说实话吧！慕莲小姐。”“真的吗？”这下子换慕莲大吃一惊，杰西怎么没有告诉她这一点。那当初他又是怎么进入网路比赛的？“你不要告诉我，你一打开电脑就出现棋局吧？既然你一路比到了决赛。身为这场比赛的负责人。我有权利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凯伊将她惊讶的表情看在眼里，这个慕莲如果不是太单纯，就是一个擅长演戏的骗子。

“你是这次比赛的负责人？”慕莲心中一惊，下意识地将手摸向耳朵，想盖住她的耳环，而后再欲盖弥彰地放下手，一脸的心虚。

凯伊的蓝眸闪过一丝光芒，他刷一声站起，将慕莲的手腕紧紧扣住，以淡漠的声音道：“我想我们需要好好谈一谈。”“你要带我去哪里？我又没有做错事。”慕莲胀红脸，不住地挣扎，却始终敌不过他的臂力，旋即被他硬拖进一间房间。

“你要干什么？”她被扔到一张长沙发上，慕莲紧张地用手握住自己的衣领，用看恶人的眼光指控著凯伊。

凯快的眼中闪著戏谑的光芒，忽地伸出手探向她的脸，在她准备放声大叫的时候，凯伊的手再次退开，而他的掌心已经多了一只耳环。

“很有趣的东西，你又要怎么解释这个小东西？”他将耳环捏碎，取出一个迷你通讯器，而后转过身拿起电话，眼神却始终盯著她看。

过了约莫三十秒，门外响起了一阵敲门声，随后走近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她生平见过最美丽的黑发美女，其他两个男子则和凯伊差不多年纪。

“皇后，查查这个通讯器的出处，还有它是从哪里发出讯息的。”凯伊将通讯器扔给她，黑发女郎接过后，疑惑地看了慕莲一眼，而后不发一言的离开了房间。

“怎么回事？小可爱做了什么？”骑士瞄了一眼脸色泛白的慕莲，拉过一张椅子坐在她的对面。

“你自己问吧！我也很想知道她背后有怎么样的组织。”凯伊也示意站著的城堡找一个位置坐下，俨然一副三堂会审的样子。

“是谁派你来的？”凯伊双手交握，脑中开始过滤所有可能的组织。

“没有人，是我自己愿意来的。”既然被识破了，她也没必要装了。

“你真的不说？我不喜欢用暴力。却是最讨厌别人骗我，你不要考验我的耐性。”凯伊眯起眼，再次恐吓她。

“我说的是实话，再说骗人的不只是我吧！什么安全人员，什么有人要杀我，你才是一个唱作俱佳的大骗子！”慕莲不甘示弱的反击，想到他刚才还紧紧地贴著她，吃尽她的豆腐，慕莲就一肚子气。

“等一下！我为什么一句也听不懂？”骑士伸出手制止他们的对谈。“是不是有谁可以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口中的小可爱并不是用实力赢得比赛的，她的耳环是一个可以和外界通讯的精密器具，有人在她的背后操纵这一切，看来我们都被她单纯的外表骗了，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凯伊嫌恶地看了她一眼，原先的好印象现在全没了。

“我不是骗子！”慕莲忿怒地大吼。

“我相信她没有骗人。”沉默是金的城堡再次口出惊人之语。

凯伊扬眉，心中泛起一丝不悦，他不懂为什么所有人都对她这么有好感，她不过是有一张清纯如水、孩子般的脸蛋，难道他们不知道就是这种脸才容易让人上当吗？“我也相信她，小可爱最多是被人利用，不可能参与什么。”骑士也投下了信任的一票。

“随便你们。”凯伊一扒头发，叹了一口气。

“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说出来。”骑士棕色的眼眸闪著同情，帅气的脸非常有说服力。

“谢谢你，我并不是故意要骗你们的，实在是没办法。”慕莲对骑士露出感激的微笑，觉得他比凯伊亲切多了。

为了报答骑士的友善，慕莲开始坦白这件事的始末，当她说到因为杰西害怕多次进出警局的记录，会被拒绝比赛，才由她代表参赛时，凯伊再次冷笑出声，不愿相信这种连三岁孩童都骗不过的谎言。

“老大，你今天是怎么了？”骑士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凯伊一向是很冷静的人，但对慕莲似乎特别的严厉。

“我怎么了？是我该问你们怎么了吧！连这种蹩脚的谎言你们都相信，看来你们真的被她那张单纯的娃娃脸给唬住，连最基本的判断力都丧失了。”凯伊不禁提高语调。可恶的女人！他刚才不也给她开口的机会吗？她不但不

领情还责怪他是个骗子，现在对骑士却肯说了，真是个别扭的女人。

“我说的是实话，要不是为了杰西的委托，你以为我恨喜欢来这种万恶的场所吗？什么西洋棋比赛，弄得神秘兮兮的，就只有你这种整天吃饱没事做的人才想得出来，无聊！”被人一再地羞辱为骗子，慕莲心中也充满了怒火。

“你说什么？”凯伊的下巴开始抽动。她竟敢这样侮辱他？还指控他是有钱有闲的无聊人士！“老大，不要激动，你最近可能太累了，不如先回房休息，我明天交报告给你好了。”骑士连忙伸手挡住快喷火的凯伊，深怕他失控，不过这个中国娃娃还真有胆量，而且有一针见血的本领。

“我好像闻到了火药味？”门再次打开，沙哑迷人的嗓音传入，而后一名黑发女郎带著一阵香气缓缓走进。

“你查到了什么？”凯伊下一秒已经回复平静。

“我查到了一些有趣的事，这个通讯器是出自一个已退休的情报员，而且真正的比赛者果真是另有其人。”“是不是一个叫杰西的男人？”骑士咧嘴一笑，他就知道小可爱没骗人。

“你们问出来了？真没意思。”皇后佯怒的娇声开口，也找了一个空位坐下。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慕莲小心地开口。怒火退去后，她觉得还是和这些人撇清关系比较好。看对方不过是一个娇滴滴的女子，却在不到半个小时内就将杰西及耳环的事查得一清二楚，而且其他人看起来也不是简单人物，她不会惹上什么恐怖组织了吧！“你以为事情会这么简单就结束吗？”凯伊冷哼出声，下意识地想为难这个出口不驯的小女人。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我退出比赛总可以吧？总之是你选中赌场当决赛的地方，害杰西不能出席，倘若一开始你选一个正正当当的公开场所，这些事就不会发生了，不是吗？”说来说去她还是将过错推到凯伊身上。

“‘大赌场’是一个正正当当的场所。”凯伊咬牙切齿道。

“哼！一群人妄想一夜致富，再不就是浪费掉自己的血汗钱。还有你那个什么劳什子比赛，说可以实现对方一个愿望，根本是鼓励世人不劳而获的错误榜样，你难道一点都不感到羞耻吗？”慕莲再次开口，硬是将他数落了一顿。她来到这里才知道赢了比赛得到的并不是奖金，而是一个愿望，这种事根本是一种变相鼓励人不劳而获的罪恶手法。

凯伊快被气炸了！而其他三个人则是憋著笑，他们第一次看见有人敢这样数落凯伊。这位高权重的卡迪罗家族继承人，他可说是含著金汤匙出生的，没想到现在却被一个年轻女子嫌弃得一文不值。

“那你为什么来参加比赛，难道不也是为了一个愿望？”俊脸已经凝聚风暴的凯伊冷声开口。他就不相信她有多清高，还不是为了自己的欲望而来。

“那是……”慕莲沈下脸，她的确希望帮杰西赢得比赛，让他和妹妹过更好的生活。

“皇后，送她回房。我明天再决定怎么处置她。”凯伊双手交握，冷声道。再和她吵下去他一定会做出不理智的决定，快三十岁了竟然还会有想掐死一个人的冲动，天知道他已经十几年没有这种幼稚的想法了。

皇后忍著笑站起来，护送慕莲回到她原先安排的房间，在门关起来的时候，慕莲惶恐地开口问道：“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们的，再说我都愿意退出比赛了，为什么还不放我走？”“没事的，我想明天你就可以回去了，

凯伊他现在只是……闹情绪而已。”皇后格格轻笑，向来冷静的凯伊的确是被惹恼了。

“谢谢你的安慰，我也不知是怎么了，平常我是不会这么失礼的，真是不好意思。”慕莲记得凯伊愤怒的眼光一直跟著她。

“多亏了你，让我们知道他其实也有这么人性化的一面哩！”她笑道。从以前到现在，因为凯伊特殊的身分，从没人敢对他无礼或是质疑他的任何决定，所以凯伊一向是冷静淡漠的，像个贵族、像个国王，却不像个有血有肉的正常人。

“我真的惹毛他了是不是？”慕莲吐吐舌头，知道自己又闯祸了。

“你会没事的，早点休息吧！”见慕莲还是一副不安的样子，她笑著开口道：“你不要苦著一张脸，我的预感一向很灵验的。”“谢谢你，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慕莲忽然开口，皇后应该只是一个代号吧！

他们一群人真是奇怪，竟然用西洋棋的棋子当自己的代号。

“我有一个中国名字，叫昔翩翩，如果你喜欢就这样叫我。”黑发女郎神秘一笑，而后再次翩然离去。

将慕莲送回房间后，皇后再次回到刚才的房间。屋内的低气压似乎已经

了，凯伊也回复了严肃。

“看来只好挑下一个人重新表决了。”见全员到齐后，凯伊揉著眉心开口。

“为什么要换人？”皇后优雅地靠著桌子，心中已经有了决定。“今天两场比赛下来，慕莲和那个中东的军火贩子同样赢得第一场比赛，她的棋艺不弱，照这个情况看，他和慕莲的实力相当，最后一定是这两个人争夺冠军。如果赢的是慕莲，不管你要不要放水，至少她的要求不会是贩卖核子武器、扰乱欧洲市场，这种麻烦能省则省，为什么要换人？”“我也这么认为，再说那个杰西也是凭实力下棋，虽说找人作弊是不太好，但我觉得小可爱说的没错，不能因为他是个小混混就否定他的努力。再说为小可爱达成心愿比和那个军火贩子周旋要来得有趣多了。”骑士也说出自己的想法。

“你也是站在那一边的？”凯伊望向城堡，再次纳闷她到底是用什么方法赢得所有的支持票。

“我也觉得慕莲不用退出比赛。”城堡很肯定地开口。

“那就照你们所说的，如果她赢得了比赛，我们就可以省下很多麻烦了。”凯伊点头，采纳了其他人的意见。

“如果她赢了，你会不会放水？让中国娃娃有赢的机会？”皇后好奇地问。

“等她赢了所有的比赛再说吧！”凯伊淡淡说道。很久没遇到下棋对手了，他也想会一会那个叫杰西的人。

“一切等几天后的总决赛再说吧！”现在的确还不是做决定的时候。

“什么？我还是可以代表杰西参加比赛？”第二天慕莲再次被请入会议室，被告之这项好消息。

“既然他是实力进入比赛。他就有资格比到完为止。”凯伊平淡地开口，见慕莲漾出开心的笑容，他不禁被她的喜悦所感染，几乎要忘了她昨天的无礼。

“但我的耳环已经……”她想起了被凯伊捏碎的耳环，没有了那个通讯

器，她要怎么比赛？“你自己没办法赢吗？”凯伊挑眉问道，既然敢替人出赛，她应该也会下一些基本的西洋棋吧！

“我从来不浪费时间在玩乐上。”慕莲老实地回答，下一盘棋少说要好几个小时，她哪来这么多闲工夫学习？“我会找人修好它。”凯伊沈下脸，自从相识以来，他对他的评价似乎就停留在有闲有钱的无聊份子上。去他的！他凯伊·卡迪罗才不在乎她一个小女子对他的看法。

凯伊怒气冲冲地转身离去，而慕莲完全弄不懂他为什么又生气了。

不久之后。慕莲由骑士手中拿到修好的耳环，完全看不出修复的痕迹，那个耳环就像是新的一样，慕莲开心地将耳环重新带上。

“祝你好运。我们都希望你能赢得最后胜利。”骑士笑嘻嘻地祝福著，而后亲自领著她回到休息的房间，充当护花使者。

“你自己进去吧！有事情再找我。”骑士只送到门口，潇洒地挥手离去。

慕莲深吸一口气，准备和杰西携手再赢得一场比赛！

闷了一整个下午，慕莲打算外出逛逛，才一打开房门，她就看见凯伊·卡迪罗站在门口。

“你有什么事？”她好奇地开口。

“我说过保护你是我应尽的责任。”凯伊面无表情地开口。她已经赢了一场，如果对方会有所行动，也就是这一、两天了。

“我为什么会有危险？”她的好奇心倒是被挑起，下棋的比赛怎么会有危险？眼前的人不是电影看太多了，就是有妄想症。

“你总是有那么多问题吗？”凯伊不答反问，仍旧不习惯有人质疑他的决定。“走，我们去喝杯咖啡。”“我不喜欢咖啡。”慕莲头一偏，瞧他说话的语气好像在施恩惠一样，她自认不是刁钻的人，但总是不由自主地想挫一挫他高人一等的傲气。

“随便你。”他的声音转冷，自顾自地向前走，认定了她会跟上来。

慕莲望著他的背影摇摇头，这个人真是自负过了头，她看得出凯伊是那种含著金汤匙出生的人，自小就习惯站在领导的地位，才会有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想到这，慕莲刻意朝著和他相反方向前进，虽然难得有机会和一个英俊的贵族喝下午茶，但想到他难以取悦的脾气，她还是宁愿闷在房里。

一直走到了咖啡厅，凯伊才回过头，但他身后哪里有人。她竟然敢拒绝他！？顿时一张俊脸又冒出了熊熊怒火，她真的是自己这辈子见过最难缠、最不可爱的女人了！

慕莲完全不知道有人已经气到变脸，还是像昨天一样拨了一通电话回给慕睛，既然她可以继续比赛，她也就没有说出被拆穿的事。

“我有朋友想和你聊一聊。”刚挂上电话，她的腰际就被人用一个东西抵住，跟著耳边传来了一阵低沈的男音。

“我不认识你，你一定是认错人了。”慕莲虽然吓得发抖，但是还是试著和对方讲道理。

“少废话！想活命就和我来。”对方不耐烦地低斥，一只手扣住她的手臂，那冰冷的东西始终没离开她的腰际。

她被动地前进著，在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情况下，一颗心跳得飞快，开始怀疑自己最近是不是在走凶煞运。

“原来你在这，我到处都找不到你。”走到二楼的时候，忽然凯伊出现在她的眼前，他一脸笑意，一点也没意识到情况有多危险。

“他是谁？赶快打发他走，不然两个人一起没命。”对方在她耳后威胁。

“你还在为刚才的事生气吗？都是我不好，我现在不是来向你道歉了吗？”凯伊不给慕莲开口的机会，还是笑容满面的向他们前进，伸开双臂好像要拥抱她似的。慕莲紧张地拚命向他眨眼睛示警，但凯伊脸上还是盈满友善热情的笑容，一步步地前进。

“你现在后悔没和我喝咖啡了吧！？”凯伊笑著说出这样一句话。

当慕莲错愕不已的时候，他已经迅速出手将她扯进自己怀中，同时间已经将对方手上的枪向上一举，枪顿时走火射向天花板，下一秒凯伊一拳击向对方的下颌，再踢开他手上的枪，跟著砰一声将他摔到一楼去。

“你到底是谁？”慕莲被他矫健的身手吓了一跳，看不出他斯斯文文的，拳脚功夫却这么好。

“你这个时候该说的是谢谢。”他低下头，挑眉道。

“谢……”慕莲含糊地挤出模糊的音节。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凯伊这下可得意了，咧嘴要她再重复一遍。

“这一切都是你引起的，如果你不是在这种不良场所办比赛。怎么会有人做出挟持之事？我没告你已经很不错了，你竟然还要我说谢谢。哼！”慕莲自他胸前退开，大皱其眉，表示不满。

“你再说一遍！”凯伊再次眼露凶光，这个不知感激的女人，实在太可恶了！

“说几次都可以，这里是不良场所，连比赛也是莫名其妙的怪异，连你的自负也是让人无法忍受，还有……”慕莲将刚才所受到的惊吓一股脑儿发泄在凯伊的身上。要不是他办什么西洋棋比赛，她根本不会遇到这些莫名其妙的事。

“你这不知好歹的女人！”凯伊一连吸了好几口气，仍旧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她，最后只好重重哼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

再待下去，他一定没办法控制掐死她的冲动，他是个以冷静闻名的人，绝对、绝对不会和这种小女孩计较的。

“你看过这样子的凯伊吗？”楼下站著皇后和骑士，他们将昏迷的歹人绑好后，就听见他们两个精采的对话。

“她不简单，老大连我们站在这都没注意到。”骑士咋舌称奇。

“我有预感，往后的日子会有更多好戏看。”皇后露出若有所思的笑。

“说不定他会将中国娃娃的事全部交给我们处理，你没看他气得都快冒烟了？”骑士却觉得情况相当不乐观。

“你等著瞧吧！”皇后瞄了他一眼，而后笑著离开。

两天后，慕莲和同样也是赢得第一场的瓦地亚举行比赛，她并不知道对方就是当天想挟持她的幕后主使人，当然也不可能知道他是一个危险的军火贩子，这两天她被皇后等人保护得相当好，瓦地亚在苦无机会下手的情况下，只好用实力赢得这场比赛了。

而在隔壁房间，四个人同样也在聚精会神地注视著这场龙争虎斗。小



可爱是不是可以和凯伊进行最后的比赛，就看眼前这一场龙争虎斗了……

### 第三章

这一场西洋棋比赛进行得很缓慢，原因是两位赛者都精通棋艺。在过了三个小时之后，两人都各自慢了速度，以诱出对方更多的弱点和破绽。

而在另一个房间，凯伊也和其他人展开了讨论，四个人既然以西洋棋为代号，自然对西洋棋有相当的研究。

“你觉得小可爱赢的机会会有多少？”面对著电视墙，骑士问的是他们之中棋艺最好的凯伊。

“一半一半，现在就看谁沈得住气了。”凯伊抚著下巴道。当两个人棋艺相当又陷入僵局的时候，通常都会慢下脚步让对方率先出击，采主攻的一方通常也是较容易有疏失的一方。

“这下子最痛苦的就是慕莲了。”皇后笑了笑，看见慕莲一张脸有著明显的倦意和不耐，毕竟苦坐在那里好几个小时是挺闷的。

就在这个时候，紧盯著电视墙的骑士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慕莲似乎显得坐立难安，一张纯真的脸一下子胀得通红，额头上还出现了明显的水珠，她似乎在忍受什么，看起来很难过的样子。

“她怎么了？”皇后也发现了不对劲，将萤幕转为慕莲的特写，她看起来真的很难受，粉白的小脸越来越红了。

“皇后，将她耳环上的通讯器接到我们的电脑，或许是杰西说了些什么。”凯伊精明的脑袋开始运转，或许是通讯器断了讯息，才会让在赛场的慕莲如此惊慌失措。

皇后走到了电脑旁，输入了一些程式，不一会儿传讯器的声音已经完整地传到了他们四个人所处的会议室。

听不到三十秒他们已经有了答案！从通讯器传来的并不是什么下棋指示，而是会让人面红耳赤的挑情言语，还有男女在激情中的喘息声。

“他可真会把握时间。”骑士闷笑著，伸手将通讯器关掉，“要不要暂停？”城堡将目光移向决策者凯伊，有点同情地望向萤幕中的慕莲，看起来她已经快要晕倒了。

“通知他们有一小时的休息时间。”凯伊开口，在心里告诉自己绝对不是因为同情她，而是希望这场比赛可以在最公平的情况下进行，这和她脸上的惊慌失措、楚楚可怜没有半点关系，绝对没有！

当会场主持人的指示。宣布暂时休战一个小时候，慕莲松了一口气，伸手抚著自己烫红的双颊。急急忙忙地冲了出去。

凯伊马上站了起来，自己既是这一次的负责人，而慕莲也是棋士团选定的对象，再说比赛期间他承诺过要保护她的安全，于情于理他都该跟过去看看的。

“你们什么时候看凯伊这么勤快过？”骑士摇摇头，正想举手自愿去保护小可爱的，但他还没开口就看到凯伊的背影，让他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

“你总是这么迟钝，我为你将来的另一半感到忧心哩！”皇后同情地拍了拍骑士的肩膀，语气充满戏谑。

“你这个恶女！连女人基本的温柔都没有的凶婆娘！”骑士也回嘴，为什么婚姻生活一点都没有让她变温柔一点，羽贺龙冶的驯妻术真是够糟的！

城堡还是保持一贯的沈默。对他们之间的斗嘴已经习以为常，看来婚姻生活并没有让皇后改变太多，他淡淡一笑，拿起一本杂志，安静地让自己置身度外。

凯伊在慕莲比赛后常去的咖啡厅找到了她。慕莲基本上是一个很简单的女

人，这些天她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多大的不同，看来是一个喜欢规律生活的人。

“介意我坐下来吗？”凯伊似笑非笑地扫了她一眼，而后在慕莲的对面坐了下来。

凯伊伸手点了一杯咖啡，将视线调回慕莲脸上，淡笑著开口道：“刚才的比赛很精采。”她脸上的红晕看起来要好一阵才会退去，基于绅士风度，凯伊好心地想让她困窘减低，因此选择了一个安全的话题诱使她开口。

“是吗？我只希望它能够赶快结束。”慕莲只敢直盯著眼前的咖啡，想到刚才的情况就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她真不敢相信杰西在比赛的紧要关头竟然会将心思转到其他的事情上，这肯定是法国人该死的浪漫基因在做祟。

“等一下的比赛可以继续吗？我可不希望有人等一会儿晕倒了。”凯伊含笑的语调再次响起，慕莲烫红的脸看起来真的很可爱，让他总是忍不住想逗她。

“可以！”慕莲鼓起勇气抬头，就看见他一双闪著笑意的蓝眸。

此时她惊奇地发现含著笑意的凯伊·卡迪罗看起来亲切多了，他本来就是一个好看的人，挺直的鼻梁、晴空般漂亮的蓝眼珠，还有因为笑意而上扬的完美唇型，再加上从身上自然流露出来的俊雅贵气，这个男人的确好看让人嫉妒。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凯伊嘴角微扬，很早以前他就习惯了各种爱慕的眼光，却从来没有慕莲的注视来得直接坦率，她的目光除了惊艳外，还融合了一丝丝的崇拜。她确实是一个纯真的小东西，那双黑眸什么秘密都藏不住。

“没有。我该回去了。”慕莲小脸一红，刷一声站了起来，不敢相信自己会盯著一个男人看到失神，就算他很好看，就算他是她生平第一个见到的贵族，她都不应该这么失礼。

“慕莲，我不会咬人的。”凯伊长腿一伸，刚好挡住她的去路。“坐下来乖乖地将这一杯咖啡喝完，休息一下。”“你很喜欢强迫人。”慕莲咬著下唇。有些挫败地坐回原位，却不得不承认他是的，一连三个小时的比赛的确很累人，自己真的很需要一杯咖啡。

“因为我总是对的，而你却顽固地不愿意承认。”凯伊对于她的妥协感到满意，优雅地经啜一口咖啡。

慕莲习惯性地蹙起眉头，只要和凯伊在一起，她总是觉得浑身不自在，就好像将一个国王和他的小兵硬摆在一起，他们的话题和生命不会有交集，也不应该有交集。她从来不是容易自卑的人，但这就是她此时此刻的感觉，即使喝著同样的一杯咖啡，凯伊就像是油画里走出来的王子，她则像图画里多出来的一个装饰，感觉十分不相衬。

“凯伊。”远远地走近一个美丽高雅的女人，一双美眸最后停在她的身上，漾著浓厚的疑惑。

“是你。”凯伊淡淡一笑，非常绅士地站了起来，为两人介绍。“你们两位应该都认识了，毕竟在比赛的时候交过手，她是凯萨琳，她是慕莲。”凯萨琳微微颌首，冷淡却又不失礼，一双美丽的棕眸下一秒已经回到了凯伊的身上。

“老公爵刚才和我通过电话，他对这一次的比赛很有兴趣，他明天会过来一趟，为最后的决赛做见证。”凯萨琳优雅地开口，双眼无声地传递情意给凯伊，他是卡迪罗家族的继承人，俊秀的外表加上王者的风度，是所有名媛眼中的王子，她费尽心思学习西洋棋也是为了他，只为了要当一个可以配得上卡迪罗家族的少夫人。

“是吗？”凯伊挑高一道眉。关于棋士团每年一次的任务，爷爷向来是不参与任何意见的，这一次不但指定要以西洋棋比赛的方式进行，还要亲自来一趟，他不得不怀疑爷爷的用心了。莫非真如骑士所说的，想让凯萨琳赢得比赛，然后让他娶一个门当户对的贵族？“你也要好好加油，如果你赢了瓦地亚，就是我们进行最后的决赛了。”凯萨琳对慕莲自信一笑，随即踩著高雅的脚步离开了他们的视线。

凯伊调过头，发现了慕莲还是呆呆地望著凯萨琳离去的背影，脸上又浮现出那一抹惊艳崇拜的眼光。

“你总是这样直直地盯著别人看吗？”凯伊淡笑，原来不只是对他，慕莲似乎很容易看东西看到入迷，进而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你们一个个都好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人。”她完全没有感觉到凯伊语气中的笑意，这几天遇到的人是她这辈子见过最漂亮的人，棋士团的人就不用说了，连参赛者凯萨琳都漂亮得让他移不开眼睛。

“这是一种赞美吗？”凯伊坐回她的对面，等待她自己回过神，好有趣的女孩，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将心事全都写在脸上的人。和她在一起一点压力也没有。事实上她还会引出他想作弄人的欲望，只因为她害羞陀红的脸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吸引人。

“我该回去了，你既然是主办人，就不应该坐在这里和我喝咖啡，你应该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否则……反正这样子不太好。”她抬起澄澈的黑眸，鼓起勇气对凯伊说道，却见他挑高了一道英挺的剑眉。

“你似乎对我的所作所为很不以为然？”凯伊的蓝眸闪过一丝火光；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她总是可以轻易地挑起他的怒火，好像他举办这一场比赛、身为卡迪罗家族兼负责人、和坐在这陪她喝一杯咖啡都是一种罪恶一样。

“也不是，我只是……”她又低下头，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觉得在凯伊身边有种丑小鸭的自卑，很莫名其妙，但却克制不了的情绪。

“你已经将自己的意思表达得够清楚，你该回会场了。”凯伊坐在位置上冷冷地下达命令。

慕莲低著头快步离开，始终不敢抬头看他一眼，在松一口气的同时又觉得不安，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她回过头，看著凯伊独坐在椅子上的背影，竟形容不出此时心头的感受，那是一股她也不了解的、淡淡的苦涩……

再依次回到会场，瓦地亚早已经坐在原来的位置，因为离比赛还有十分钟，所以连观赛者也还没有到齐。

“你西洋棋下得不错。”看到慕莲坐下，瓦地亚压低了嗓音开口。“我们私下做个交易好不好，这一场比赛让我赢，我同样也可以让你达成一个心愿。”根据他派出的人调查，眼前的中国娃娃只是一个单纯的年轻女孩，要收买她一定比其他人来得更容易。他并不知道这次的比赛真正的执行者是五棋士智囊团，更以为这只是卡迪罗老公爵无聊想出的花招。老家伙爱西洋棋成痴是众所周知的事，因此他想藉这个机会赢得比赛，再藉卡迪罗的势力打进欧洲市场。

“小女孩，你怎么说？”瓦地亚再次开口。他和慕莲的棋艺不相上下，要比出胜负还不如收买她来得快多了。

“这是公平的比赛，我既然参加了，就会坚持到分出胜负为止。”慕莲深吸一口气，非常肯定地回答瓦地亚的问题。诚实为上一向是她的原则，再说这是一场杰西用实力赢得的比赛，她也不能轻易放弃。

“顽固对你没有好下场的。”瓦地亚低咒一声，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感胁我也没有用，想赢就用实力打败我。”慕莲抬起下巴，像个要上战场的勇士。双眼闪著勇气和力量。

他们的对话此时也清楚地传回了隔壁的贵宾室，这也是骑士特别在比赛桌下装的窃听器，为了要监督瓦地亚的一举一动，也藉此保护慕莲。

“小可爱的勇气一流，我越来越欣赏她了。”骑士次了一声口哨，对她不妥协的个性赞不绝口。

就在三个人聚精会神地准备观看比赛时，凯伊也回到了房间，当他的目光停在电视墙慕莲的笑脸上时，他俊脸一沈，蓝眼闪过一丝火花。

“老大，快点来，比赛要开始了。”骑士开心地回过头，招招手要凯伊向前。

不料凯伊仅是面无表情地走到了他的办公桌前，低下头又开始埋首于他的公文中，似乎对比赛一点也不在乎，就在这个时候，比赛再次开始了。

“凯……”骑士不死心地又想唤他，却被皇后用手捂住了嘴，然后再给他一记“闭上嘴”的眼神，并扯回他的头看著电视墙，她再一次对他的愚钝无可奈何。

就这样，房间的一端因为比赛而显得气氛凝重，而隔著墙的另一端也为了凯伊的安静，形成了另一股诡异的低气压。

“将军！”三个小时又四十分钟，慕莲清亮的女音宣告了比赛的结果，赢得了第二场的比赛。

瓦地亚气极败坏地站了起来，却只能用目光攻击慕莲，毕竟这里是公共场合，任何不当的举动都会引起卡迪罗家族的注意，他只能恶狠狠地瞪著坏了他所有计划的慕莲，现在一切都完了！他一定会找机会给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一个教训的。

“恭喜你，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的决赛了。”凯萨琳女爵一直坐在观看席上，比赛一结束，她第一个向前对慕莲恭喜，现在她们两个只要两天后谁赢了，就可以和凯伊进行最后的挑战赛。

“谢谢你，我会努力的。”慕莲有礼貌地点点头，到现在为止，虽然她不太懂西洋棋，却也不得不佩服杰西，因为他已经连赢了两场。

“我们两天之后见真章了。”凯萨琳自信一笑，轻甩金色的秀发，像个高雅的女王般离去。

“记住。我不会放过你的。”瓦地亚一步向前，留下这句让人毛骨悚然的

警告后，很快地离开了会场。

慕莲只是耸耸肩，并不把他的威胁当作一回事，只是觉得他的棋品未免太差了，不过就是输了西洋棋嘛！为什么这样凶神恶煞地要她记住？奇怪的人！

“慕莲。”这一次唤她的是皇后，她已经从隔壁房间来到了会场，她和棋士团的人都听到了瓦地亚的警告，也知道他是认真的，因此一结束就来保护她的安全。

“终于又结束了一场比赛。我快累死了。”看到熟悉的人，慕莲孩子气地打了一个呵欠，脸上有著明显的倦意。

“我陪你走一走。”皇后回她一个善意的微笑，而后两人并肩走出了房间。

十分钟之后，她们坐在咖啡厅的老位子上，各点了一杯热腾腾的伯爵茶

皇后才含笑地问出她一直很好奇的问题。

“你好像很不喜欢凯伊？”不喜欢是比较强硬的字眼，不过慕莲在凯伊的面前的确不像在其他人面前那样的自在，也因为她的这一份不自在，她已经搞坏了向来自制温柔的凯伊的心情。

“你不要紧张，我不是来责怪你的，纯粹只是好奇而已，你知道，我和凯伊认识这么久，很少见到有女人对他这么……无动于衷。”皇后淡淡的一笑，绝美的脸上漾著笑意和好奇，对慕莲不一样的反应很感兴趣。

“我……真的不是讨厌他，只是他让我觉得很不自在。”慕莲看著皇后轻松的表情，决定向她坦白，因为翩翩和她一样是女孩子，应该会明白她的意思。

“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真正的贵族，这一次阴错阳差地替杰西比赛，就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样，凯伊对我来说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的谈吐、外表都和其他人不太一样，总之，他好像是一个从画里走出来的人，完美得不真实，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和他说话。绝对不是故意惹他不开心的。”慕莲坦言，希望皇后能了解她在说什么。

皇后安静地听著，对慕莲的措词感到有趣。从画里走出来的人？不过她知道慕莲的意思了，还好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

“其实凯伊并不是难相处的人，如果你给他一个机会的话。”皇后笑著建议。

“他现在一定不想和我说话。”想到稍早在咖啡厅的不欢而散。慕莲有些困窘地低下了头。

“你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皇后笑著覆上她的手为她打气。她喜欢慕莲的坦率纯真，尤其是她和凯伊一起的时候，总是可以激出她的脾气，让他们知道其实凯伊也有孩子气的一面。

“我需要向他道歉吗？”慕莲迟疑，毕竟他是这次比赛的负责人，也是他让自己继续留在这里比赛的。

“你不需要刻意的道歉，只要记得他其实和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否则你会让我们的日子很难过哩！”皇后淡笑结语。

“我让你们的日子很难过？”她眨著大眼，一脸的迷惘。

“没事的，比赛在两天后举行，你好好加油吧！”皇后神秘一笑，举起茶杯轻啜著热茶，一双美眸始终含笑地望著慕莲。

到了晚上，慕莲因为睡不著。独自在赌场的楼下闲逛，最后走到了屋外的楼台，欣赏著布满繁星的夜空，就在这个时候，一条黑影无声地从后面接近她，慕莲完全没有察觉，仍然好心情地抬头望著满天的星星。

“死吧！”一声怒吼自她背后响起，跟著一道力量冲了出来，慕莲还来不及反应，已经被人掐了颈子，最糟糕的还不止如此，她感觉到自己的身子已经腾空，显然对方想将她从十楼扔下去。

“救……救命！”在严重缺氧的情况下，她只能从喉咙挤出破碎的求助声，不过她怀疑在有人听到她的求救声之前，她就被推下楼去了。

“只要你一死，我就可以递补你参加比赛。”阴森森的男音，竟然是今天和她一起比赛的瓦地亚，慕莲大骇，却不相信有人会因为输了比赛而要杀她泄恨，这到底是什么比赛，为什么参加的人如此疯狂？“慕莲！”在垂死之际，她忽然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正当她以为是死前的幻觉时，脖子上的压力顿时解除。

她含著泪水咳嗽以补充氧气，且红著眼睛，想将眼前的事物看清楚。

是凯伊！她惊讶地发现瓦地亚扭打成一团的人竟是凯伊，她用力地眨了眨眼睛，真的是他！他一拳击向瓦地亚的下颌，立刻发出了断裂的声音，跟著瓦地亚发出了一阵哀叫声。

“我限你今天晚上就离开摩纳哥，否则你马上就会尝到被全欧洲通缉的滋味，更不用说你想引进军火的野心。不要让我再看到你，滚！”此刻的凯伊已经不再是温柔高雅的绅士，他摇身变成了英勇的骑士，全身夹带著力量和气魄，再次让慕莲看得傻眼。

“你到底是谁？”瓦地亚捧著下巴。又惊又怕地问，他来这里的事应该没人知道，为什么眼前这个年轻人对他的一切一清二楚？连他想贩卖军火这种隐密的事他都了解。

“我是卡迪罗家族的人，你该不会以为我们连参赛者背景都一无所知吧！”凯伊冷笑，放他一条生路只是不想让“大赌场”染血，其实他已经暗中派人将他的底细透露出去，只要一出“大赌场”，自然会有黑白两道的人找他谈一谈。

凯伊的身分让瓦地亚大吃一惊，当真再也不敢停留，捧著自己的下巴狠狠地冲出了阳台，头也不敢回地逃了出去。

“你还好吧！”凯伊将目光调到身边的慕莲，看她一脸惨白，看样子是受了不少惊吓。

“你到底是谁？这场比赛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慕莲不住地喘息。她只不过是代替杰西比一场西洋棋，可不想莫名其妙地丧命，不管他们是什么人，她一定要弄清楚，以免平白送了一条命。

“看样子你还很有精神嘛！”凯伊淡淡一笑，以为她会歇斯底里地尖叫或是崩溃什么的，没想到她还是睁著那一双好奇的黑眸，意外的坚强。

“你到底要不要说？”慕莲怒视他，她差一点丧命耶！这一个人到底了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竟然又恢复了谈笑风生，好像她只是看到一只老鼠一样。

“我很愿意对你说明一切，不过慕莲小姐，你似乎总要我提醒你一件事。”凯伊走上前，蓝眸含笑地望著她。

“什么事？”她歪著头问。自己忘了什么吗？“我似乎总是在解救你，而你总是会忘了对我说那两个字。”凯伊笑著说，一双眼戏谑地朝她眨了眨，

不意外地看她再次胀红了脸。

“谢……谢。”虽然有点不甘愿，但凯伊的确救了她两次，再说道谢只是为了表示她是个知道感恩的人，即使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凯伊所带来的麻烦，但她还是没有说出来，毕竟他来救自己了不是吗？“不客气。”凯伊淡淡一笑，领著她走向自己的办公室，既然她已经起疑，现在正是对她说明一切的时候。

明天爷爷就要来“大赌场”了，现在慕莲和凯萨琳是进入最后决赛的两个人，不管爷爷心中打的是什么主意，他都不可能以这种愚蠢的下棋比赛决定自己的结婚对象，也就是说这一场棋会是他和爷爷之间的战争，他可要好好开始计划一下，而眼前的慕莲是他手上最好的一张王牌。

他的嘴角漾起自信的笑，靛蓝的眼瞳含笑扫了她一眼，让慕莲不由自主地轻颤，觉得自己像极了一步步走向陷阱的小老鼠……

## 第四章

静谧充斥在这个约莫三十坪的办公室，慕莲安静地坐在舒服的沙发椅上，警戒地盯著凯伊看；她原以为对方会带她到每次聊天的咖啡厅，没想到凯伊一路将她带到十六楼一间隐密的办公室，她现在已经后悔自己的冲动了，万一他想杀人灭口什么的，她是绝对逃不掉的。

“你知道这个房间的隔音效果很好，即使是枪声也听不见。”看著她小脸上的不安，凯伊咧嘴邪笑，实在是忍不住想逗她，谁叫她的眼神总是那么伤人，彷彿他会一把捏死她似的。

慕莲又向后缩了一寸，澄澈的眼眸此刻盈满对他的指控，凯伊不以为意，还特意选了在她的身边坐下来，双手交握于脑后，好整以暇地看著她，嘴角始终含笑。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会有人要杀我？”瞪著他戏谑的蓝眸良久，慕莲才看出凯伊又在戏耍自己，她双手握拳，含著怒气开口。

“这根本不是一场你应该进入的比赛。”凯伊靠近她，晴空般的蓝眸一寸寸地逼近她，直到在她的眼眸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他才缓缓开口：“生命中总有许多意外，既然棋子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就该顺著下去对不对？慕莲。”慕莲根本找不到力气开口，因为他靠得好近，近到她差点无法呼吸，只看得见那一双晴空般的蓝眼越来越近。加上他身上若有似无的烟味，还有那一波波传递过来的热力，老天！

这个男人根本是生来诱惑人的。

“你必须赢得最后的比赛，知道吗？”他拾起她的小手放在自己的掌心玩耍。对她软若无骨的小手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我……可是我不会下西洋棋，你也知道啊！”她猛吞一口口水，很佩服自己在他专注的凝视下还记得自己是谁。

“我知道，”他温柔地笑著。“但是你必须赢。”“为什么？”她觉得自己像是被困住的兔子，而他正是那只饿了很久，想一口吞掉她的大野狼。

“为什么不？”凯伊挑眉。戏弄够了就该进入主题了，于是他靠回沙发，淡笑道：“你不需要知道理由，如果你赢了，我除了可以答应杰西的心愿外，

我也可以答应你一个心愿，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好运气的，聪明如你应该不会放弃吧？”“礼多必诈，我既然进入比赛，就要公平的比赛，赢了我就会得到我该得的，输了也不是太重要。”她想了一会儿，还是婉拒了他。

“你一向活得这么一板一眼？”凯伊挑眉疑问，本来以为拿饵钓她就会上钩，没想到她却有着异于常人的价值观和正义感。

“这叫做知足常乐。”慕莲抬起头，头顶上隐约出现了正义的光圈。

“那我换一个方式说好了，孤儿院年久失修，很多设备已经不齐全了，加上院长年事已高，对整个孤儿院也有点力不从心，但是因为经费一直不足，所以也没有足够的钱请更多的人手，我说的对不对？”凯伊缓慢地说出他查出的资料，道出慕莲心知肚明的事实。

“想想看你可以为院长做些什么？如果你听我的，整个孤儿院都会得到帮助，这样子不是一举两得？我得到我要的，你也得到你要的，多完美的办法！这就要看你愿不愿意了。”“我赢不赢这场比赛对你有什么差别？”慕莲还是不懂，凯伊看起来像个无所缺、无所惧的完人，为什么一定要她赢得比赛呢？“慕莲……”凯伊抬头注意到她认真的脸，不禁莞尔一笑，她连听他说话的样子都很认真，真的是一个很单纯的小女人，一个他发觉自己可以信任的小女人。

出乎自己预料的，凯伊开始将这场比赛的内幕说了出来：这完全是他爷爷一手安排的棋局，用意就是希望凯萨琳女爵可以赢得比赛，成为他的妻子。

“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直接拒绝，用不著这样拐弯抹角的，他是你的爷爷不是吗？”凯伊的话让慕莲觉得不可思议，难道贵族都是这个样子吗？连决定婚姻的方式都用西洋棋，太匪夷所思了！

“我爷爷对西洋棋有一股狂热，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西洋棋的代号，我是国王，除了主教不在摩纳哥，其他三个你都见过了。”慕莲点点头，觉得国王这个代号对凯伊来说再适合不过了，他看起来就是有一股让人信服的力量，一举一动都带著高雅的气质，一举一动都带著高雅的气质，俊雅得不可思议。

“就算我赢了比赛又该怎么帮你呢？”慕莲好奇地开口。“就算我输了，你也可以自己打败凯萨琳，不是吗？”“话虽如此，但是我宁可避开不必要的麻烦，如果让凯萨琳进入最后的决赛，就算她输给我，她仍旧是所有人中棋艺最好的，爷爷一定会拿这一点大作文章的。再说，你是所有参赛者当中，我们唯一愿意赴汤蹈火的人。”说到这里，凯伊还笑著撩起她的一络长发，凑到嘴边印下一吻，让她再次烫火了脸。觉得自己好像童话故事里被骑士宣誓的公主。

“我是很想帮你……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赢。”慕莲轻咬下唇，原来这就是一场杰西和凯萨琳女爵的比赛，她充其量不过是个打手。要怎么保证自己可以赢？“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只要在你的耳环上动一点手脚，如果情况不对，我会给你指示，绝对不会让你输的。”凯伊笑著保证。既然凯萨琳是爷爷一手调教出来的西洋棋好手，为了确定慕莲赢得比赛，他不得不出此下策。爷爷既然想设计他，他也有反击的对策。

“其实……我觉得凯萨琳女爵很漂亮，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慕莲偏著头，好奇问道。他们两个看起来同样都是气质高雅的人，她不懂为什么凯伊要拒绝。



“你只要帮我赢得比赛，其他的事就由我来烦恼吧！”凯伊避重就轻，不肯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现在只在意他的事业，在自己的生命中还不需要有女人的存在，不过他可不打算告诉她这一点。

“我们达成协议了？”凯伊伸出手，笑著望向慕莲。

“嗯。”为了院长，为了杰西的结婚基金，她似乎没有拒绝的理由。

“你真是上天赐给我的救命天使。”凯伊弯下身子淡笑道。不意外地看到她又羞红了一张脸，她真是自己见过最会脸红的小女人了。

“不客气。”听到他温雅的嗓音说出赞美的话，慕莲觉得自己好像飘到云端，彷彿背后真的生出了一对翅膀。

“夜深了，我送你回房。”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半，只要他让慕莲赢得了比赛，再看爷爷的反应走下一步棋，他是不会输的。

决赛前一天，凯伊已经将慕莲的耳环改造成功，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切进

接收器，让慕莲听到他的声音赢得比赛，这件事棋士团的其他人也知道。基于多年来的默契，他们也聪明的什么都不说，反正他们也希望慕莲赢得比赛。

“比赛快开始了，义父真的会来吗？”将监视器调到了正确的位置，骑士一手勾在凯伊的肩上，好奇地开口。

“这么精采的比赛你们想我会错过吗？”门口传来权威稳重的男音，卡迪罗老公爵撑著拐杖出现在众人眼前。

皇后走过去将老公爵扶到座位上，而凯伊则吩咐服务人员端上了他喜欢喝的伯爵茶，并且安静地坐在她的旁边。

“凯伊，以你的眼光来看。你觉得谁会是最最后的优胜者？”老公爵淡扫萤幕中的两个人，将目光移向身边的孙子。

“是谁都无妨，两个人都是不错的对手，我也很想知道谁可以和我进行最后的挑战。”凯伊不动声色，将自己中立的立场表明。

“是吗？那个中国女孩可以比到这个地步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老公爵沈吟，目光轮流停在凯萨琳和慕莲身上。

凯萨琳女爵每天花上六个小时，整整向他学了三年的西洋棋，亦是他为凯伊内定的妻子，现在出现了一个棋艺和她不相上下的慕莲，这一场棋到底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再加上凯萨琳对他暗示说凯伊似乎对那个叫慕莲的女孩照顾有加。因此特地赶来评估对方的分量。

“比赛就要开始了。我们等一会儿就会知道结果。”凯伊微微一笑，并不将他们的比赛当一回事，只因为他早已经有了万全的准备。

凯伊的淡然反而让老公爵觉得忧虑，看他的样子并没有对谁特别动心的感觉，那这一场比赛岂不是白办了？“义父，既然来了，我们就好好看这一场精采的棋赛吧！”骑士笑嘻嘻地开口，五个人不再言语，同时将注意力转到了比赛上面。

四个小时之后，比赛明显地进入僵局，实力相当的凯萨琳和杰西同时陷

苦战，而隔壁房的卡迪罗老公爵也兴致高昂地摆起了棋盘，模拟会场上的棋局，更选择了凯萨琳女爵那一方当己方，开始思索破敌之法。

凯伊见爷爷面前已经摆好了棋盘，顿时心生一计，他笑著坐在老公爵的对面，选择了慕莲的那一边。

“或许我们可以先他们一步分出胜负。”凯伊淡淡一笑，移动了手边的骑士。

“好，我已经很久没和你下棋了。”老公爵也马上振奋起精神，自从凯伊成年后，他将全部的心力投注在事业上，很少有机会和他相处，更不用说是下盘棋了。

“我不会手下留情的。”凯伊神秘一笑，轻轻拨动他手上的表，将自己的声音切进慕莲耳环的接受器中，同时也切断了她和杰西的联系。

情况顿时扭转，形成了凯伊和凯萨琳女爵的竞赛。

“移动城堡到左四。”凯伊的声音传进了慕莲耳中的时候她吓了一跳，幸好及时想起凯伊调在必要的时候他会介入比赛，这才连忙安定心神，遵守她的指示。

老公爵并未察觉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将心思全部集中在和凯伊的棋局上，反倒将隔壁的比赛忘得一乾二净，一心一意只想赢得眼前的比赛。

“皇后移动到七三，C h e c k m a t e !”一个小时又十五分钟后，凯伊为比赛画下了漂亮的句点。

“你这小子，棋艺又进步了。”老公爵哈哈一笑，这才抬起头来，猛地发现隔壁的比赛也结束了，这么巧！？竟然和他们的比赛同时结束！

“赢的是谁？”凯伊转头，似笑非笑地问了一句。

“是慕莲。”城堡应了一句，跟著将萤幕移开棋局，不让老公爵发现慕莲刚才下的棋子和凯伊的一模一样。

“是吗？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老公爵将目光调回，沉吟了一会儿道：“凯萨琳女爵和我学了三年的棋，她很喜欢西洋棋。虽然她输了，但我想你不会介意她留下来看完最后的比赛吧！你们彼此也可以切磋一下棋艺。”

“无妨。”凯伊淡笑，平静的语气听不出喜怒。

“那你就好好尽一尽地主之谊，我要回法国了。”老公爵撑起拐杖，他知道凯伊有多聪明，如果对凯萨琳太过偏袒，他一定会怀疑的，不如就让凯萨琳留下来，让她自己想办法让凯伊喜欢上她。

“我知道该怎么做。”凯伊颌首，麻烦事已经解决了一半，看样子他今晚可以将南非方面的投资案再看一次了。

老公爵离开之后，皇后走到凯伊身边，将他手上的公文抽起，甜甜一笑道：“亲爱的凯伊，你是不是欠我们一个解释？既然这是大夥儿的共同任务，你不觉得应该和我们说清楚一点比较好？”皇后问出了所有人的问题；他们知道凯伊和慕莲一定是达成了某种协议，他才会慕莲的耳环上加工助她赢得比赛。虽然慕莲是他们四个人都同意的人选，但是他们却不愿接受凯伊秘密行事的态度。

“孤儿院。”凯伊揉了揉眉心，早该知道这群人不会这样放过她的。“我藉她摆脱凯萨琳，而我同意赞助孤儿院全面整修。”“这两个月你为我们接下的任务就是这一些？”骑士不可思议地摇摇头，这可是棋士团接过所有任务中最“蹩脚”的一个，翻修孤儿院？“你还忘了一点，如果杰西可以赢我，他想要开一家咖啡厅，你可以开始在法国物色地段了。”凯伊咧齿一笑，而后低下头继续翻阅他的公文。

“那接下来的两个月要干什么？”骑士皱眉，他不像凯伊是个工作狂，

好不容易到了每年可以名正言顺地休息两个月的时间，然而现在的任务简单到只要扔上一笔钱就可以解决，那不是说他们又要各自回岗位工作了？“随便你们，我却觉得又多了两个月可以工作，感觉很好哩！”凯伊戴起眼镜，将旋转椅转到了书桌前，不再答话。

另外三个人面面相觑，在彼此的眼神中读到了相同的讯息：他们这两个月不会回去工作的。至于要怎么样让工作狂凯伊这两个月也放下一切，他们需要好好研究研究了。

在比赛结束后慕莲离开了会场，她有点抱歉地看著满脸沮丧的凯萨琳女

却不知道要如何安慰她；毕竟这一场比赛她赢得不够光明正大，或许她才是有资格和凯伊进入最后挑战赛的人。

“想不到我最后还是输了，你的西洋棋下得很好，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凯萨琳极有风度地开口，即使她输了比赛，却不表示她放弃了凯伊·卡迪罗。

“嗯……很久了，久得我都快记不得了。”慕莲红著脸，说著蹩脚的谎言，内心祈祷对方赶快让这个话题过去。

“你看起来很年轻，你的指导老师是谁？”凯萨琳还是觉得不对劲，以慕莲的身手她至少会参加一些西洋棋比赛的，为什么她对慕莲这个名字和这个人都如此陌生，她好像是为了这一场比赛才蹦出来的人一样。

“你们都在这……”愉悦的男音适时替慕莲解了围，她们同时回头，看见了笑容可掬的骑士。

“那场比赛真是精采。”骑士对慕莲恭喜道。凯萨琳此时也认出了骑士是卡迪罗公爵的义子之一，打过招呼后便等著他带自己去见凯伊，他们两个家族在摩纳哥是世交，就算她比赛输了。于情于礼凯伊还是要招待她。

“凯萨琳女爵，一场比赛下来你应该也累了，凯伊已经吩咐厨师为你准备好晚餐，请你回房好好休息一下，他现在想先见优胜者一面，我们先失陪了。”说完后他拉著慕莲，不理曾凯萨琳那张发青的俏脸，急忙走出了房间。

“凯萨琳女爵有什么不好？”慕莲虽被骑士拉著走，还是问出了心中的问题：“他们两个不但都是贵族，而且一样漂亮优秀，为什么凯伊就是不接受她？”“如果让我选，我会选你。”骑士回头露齿一笑。慕莲身上有一股清清纯纯的自然神韵，如果要找一个相处一辈子的人，当然要找这种让人如沐春风的女人。

“可是你却是一个坏选择。”门忽然被拉开，出现的是一张巧夺天工的绝美脸庞，她笑咪咪地将慕莲拉过去，还戏谑地对骑士眨眨眼。

“恶女！”骑士咕哝一声，无奈地跟进。

这是慕莲第二次来到这个房间，第一次是被凯伊当成骗子强行带入的，这一次她却是以最后优胜者的身分进入。相隔不过短短几天却差别很大，想起来也是她人生中一次不可思议的意外。

“累了吧？”城堡递给她一杯咖啡，他在棋士团一向是沈默寡言的，对慕莲却异常亲切，也连带使得整个棋士团的人很快地接受了慕莲，毕竟能让静默的城堡一眼就喜欢的人并不多。

“还好，谢谢你。”慕莲微笑著道谢。她双手交握在膝前，不由自主地看向始终没有抬起头的凯伊身上，不是他要见她吗？为什么不看她？”凯伊，

客人我们已经请到了。”一只滑嫩的素手挡住凯伊面前的文件，挥挥手要凯伊看一眼前面。他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一工作起来没日没夜还兼六亲不认，真不是一个好习惯。

“噢，你已经来了？”凯伊歉意一笑，将眼镜摘下坐到了慕莲身边。

“今天的比赛比以往要来得久，辛苦你了。”“凯伊，既然觉得她很辛苦，你这个做主人的至少要拿出一点诚意，例如说请她吃一顿饭庆祝一下也好。”皇后弯下身子微笑著建议。

“也没什么好庆祝的，那又不是我自己赢的。”慕莲不好意思地开口。

“你总要吃饭吧？一个人吃挺无聊的，就算是庆祝我赢了比赛，这个名目可以吧！我有这个荣幸与你共进晚餐吗？”凯伊发现自己并不排斥和她吃饭这个念头，慕莲的单纯和无所求让他没有压力，她是宁愿陪伴她也不愿意应付凯萨琳。

“如果我再拒绝就是失礼了。”慕莲露出浅浅的甜笑，一抹淡红浮现双颊，像一颗红苹果般可口，凯伊望著她的脸半晌，才调回自己的目光。

“我现在就打电话要他们准备五个人的位置。”骑士喜孜孜地开口。

“你还有工作没有做完。”皇后美眸一扫，淡然道。啧！真的没见过这么迟钝的人！真不想承认他是自己的夥伴。

“我还有工作？”骑士傻傻地伸出食指指向自己，他什么时候有工作，自己怎么不知道？“我们也是刚刚才知道的！”城堡闷笑出声，这个不开窍的家伙！怪不得皇后总要欺负他。

“什么工作……”他还在哀嚎时已经被皇后和城堡架出了房间，他频频回头，希望凯伊会出声挽留他，可是他自始至终都只看著慕莲粉嫩的脸，一点回头的打算也没有。

“凯……”他真的很想和小可爱一起吃饭嘛！骑士不死心地又想开口。

“闭嘴！”皇后和城堡异口同声的低吼，强制将他拖了出去。

凯伊带她到了楼顶的一家法式餐厅，卡迪罗家族在摩纳哥非常有名望，因此大厨师亲自准备了丰富精致的法国大餐款待；先是鹅肝酱小薄饼、奶油香烤田螺，跟著是凯撒沙拉、柠檬鲑鱼，最后是烤羊小排配上美味的蒜味奶油。

一道接著一道的美食之间凯伊也点了不同的红白酒，在昏黄浪漫的灯光下听著小提琴的演奏曲，慕莲觉得自己彷彿是初次来到皇宫的仙蒂瑞拉。

“我吃不下了。”慕莲饮了一口红酒后宣告放弃，她的肚子已经快爆炸了，实在是因为每一道菜都太可口了。

“这个时候只要一点音乐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凯伊淡笑，从对面的椅子上起身，弯腰做出邀舞的标准姿势。

“我不会跳舞。”她笑著摇头，再加上今天晚上喝了太多的红酒，她已经有点站不住脚了。

“很简单的，我保证比西洋棋还要容易学。”他拉起她的手。霸道又不失温柔地将她搂近身边，而后向乐队微微点头，餐厅立即响起了温柔的华尔滋。

“我会跌倒。”她喃喃开口，一只手扶著凯伊的肩，一只手则被他紧紧握住。

“不要怕，把脚踩在我的脚上，我不会让你跌倒的！”凯伊在她耳边轻笑出声，如果他知道她的酒量这么浅就不会让她喝这么多了，不过这样的慕莲

像极了一只惹人爱怜的小猫，温软的身子靠在他身上，近到他可以闻到她发间的淡淡馨香。

“不行，我很重，如果我踩著你，我就会像无尾熊挂在由加利树上一样的难看。”她格格地轻笑，被自己想像的画面逗得很乐。

“把你的高跟鞋踢掉，华尔滋就要这样学，你踩在我的脚上方可以感觉音乐的旋律和节拍。”凯伊仍是温柔的诱劝，将双手环上她的腰，执意要她踩在自己的脚上学习。

“你明天脚痛不要怪我。”她咕哝一声，小手扯著她的西装，脱掉高跟鞋之后，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左脚放上去，再将右脚踩上去。

凯伊重新将她的手环在自己的肩头，摆出正确的姿势开始，然后轻轻移动。

“你觉得怎样？”慕莲自他怀中抬头，努力保持清醒想看他是不是有很痛苦的表情。

“真的很像。”他含笑望著她因酒精而晕红的脸。

“像什么？”慕莲偏著头，好奇地开口，两片淡红的唇像是玫瑰花瓣，送著若有似无的芬芳，诱惑他低下头去浅尝其中的甜蜜。

凯伊发现自己真的很想吻她，想看看那两片鲜花般的唇是不是和他看起来一样的柔软，他没有听到慕莲的问题。直到她执意地摇著他的手，凯伊才猛然回神，想起了他们刚才的话题。

她的唇角上扬，画出一道温柔的弧线。“无尾熊和由加利树。”不等她有反应的时间，他已将慕莲的头按回自己的胸前，也将她要抗议的言语制止住。

一定是因为灯光和美酒，他才会对慕莲产生这种不一样的情绪，刚才若不是她问出那个奇怪的问题，他或许已经吻她了。幸好他没有，慕莲只是他用来避开爷爷的一种工具，虽然她是自己见过最单纯、最容易脸红的小女人，虽然拥著她的感觉是如此温暖，虽然她是唯一一个想让他揽在怀中的女人，他还是不能吻她，这会坏了他所有的计划。

怀中的慕莲已经昏昏欲睡了，凯伊的脸上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宠溺。将她搂得更紧。他知道慕莲有多单纯，他也不怀疑她真的会在自己的怀中睡著，说真的，知道她信任她的感觉真的很美妙。

“慕莲。”凯伊在她身边轻声唤道。她含糊地应了一句，眼皮已经撑不开了。

凯伊慢慢地移到了椅子边，将半闭著眼的慕莲放在椅子上，再将她踢到一边的鞋子拿了回来。

“小懒虫，穿好鞋子，我送你回房间。”他好笑地拍了拍她的脸颊。

“我不要，灰姑娘的鞋子哪有自己穿的？”慕莲睁开眼睛，酒精已经让她分不出是梦境或是现实，她只知道今晚的一切都美得像梦一样，而此时站在她眼前的，就是梦境中的王子，而王子应该要帮灰姑娘套上她的玻璃鞋不是吗？“凯伊，堂堂一个卡迪罗家族的继承人，你不会答应她这个荒谬的要求吧？”凯伊的身后忽然传出冷淡的女音，凯伊回头，看到了凯萨琳女爵。

“你宁愿和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小女孩共进晚餐，却不肯拨一点时间给我，凯伊·卡迪罗，你欺人太甚。”凯萨琳细长的指甲深陷肉中，刚才她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向冷静淡漠的凯伊，竟会搂著那个年轻女子，在舞池中跳华尔滋，她到底哪里比不上那个叫慕莲的，凯伊竟然选了她？“你找我

有什么事？”凯伊仍是轻扯嘴角，笑意却没到达他的蓝眸，他对凯萨琳并没有特别的厌恶，只是对她的理所当然感到不耐。

“你应该知道得很清楚，我学西洋棋学了三年为的是谁，你怎么可以用这个女人来羞辱我。”上流社会中所有人都将他们当成是一对，因为卡迪罗老公爵从不讳言欣赏她，希望她能成为凯伊的新娘，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唯独他这个当事人例外。

一直以来她也相信凯伊是因为工作忙碌所以抽不出时间陪她，她也一直以为凯伊只是不擅长说一些甜言蜜语，而她也不奢求，只要凯伊最后的选择是自己，要她等再久她都愿意。

“我从来没有给过任何承诺，又何来的羞辱？你不觉得自己很莫名其妙？我并没有给你任何质疑我的权力。”凯萨琳激动的神情让凯伊不耐地扬眉；自己的母亲因为不是贵族，所以到死都没有得到爷爷的认同，也因而造成了他下意识排斥卡迪罗家族赋予的任何特权，以及连带而来的责任。

“你……”凯萨琳双眼闪着愤怒的火光，咬牙切齿道：“所以她就是你要给我的答案？”凯伊弯下身子，为慕莲缓缓地套上了鞋子，而后回过头，似笑非笑地道：“你知道爷爷举办西洋棋比赛的最终用意就是要选一个适合卡迪罗家族的少夫人？比赛的结果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她是最好的选择。”凯萨琳一咬牙，狠声道：“你会后悔的！”堂堂卡迪罗家族是不会接纳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孤女，更不用说上流社会会怎么看他了，到时候凯伊一定会回头求她，承认自己的错误。

“是吗？”他蓝眸一闪，漾著趣味和挑衅“我们走著瞧。”她踱著高跟鞋愤怒地旋身而去。

“发生了什么事？”半躺在椅子上的慕莲疑惑地抬头，刚才只听到有人嗡嗡嗡嗡在说话，她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愿意当我的未婚妻吗？”他将慕莲扶起来，搂近自己的怀里。温柔道。

事到如今他只能顺著戏演下去了，他知道凯萨琳的下一步绝对是到爷爷那儿哭诉，再将这件事闹到整个上流社会都知道，以藉此逼迫他，多愚蠢的计谋，这对他没用，但是处理起来会很麻烦，最好的办法就是拿慕莲来挡了。

“什么？”她靠在他的怀中，将他的胸膛当成是温暖的被子，舍不得离开。

“你愿意帮我吗？”凯伊知道趁虚而入这种做法很恶劣，但是他也知道清醒的慕莲有多么难缠顽固，他真的没有时间搞定另一个女人，那就只有趁火打劫了。

“嗯！”耳边低沈的男音很温柔又很诚恳，慕莲点点头，也不知道自己允诺了什么，只想靠著他睡觉。

凯伊在她的耳边轻轻印下一吻，笑道：“我就知道你是上天派下来解救我的天使。”他已经可以预见未来两个月的风波了，不过无妨，他一向知道哪一个是好棋，也知道如何将好棋抓在手中！

慕莲在她的怀中樱吟了一声，仍是未醒，任由凯伊搂著自己回房间。睡过了她生命中最应该要保持清醒的求婚日。

## 第五章

不可思议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她的身上，慕莲相信就算自己被外星人绑架了，她都不会比现在更吃惊！

早晨九点多钟，她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醒来，还来不及细想发生了什么事，就看见自己的正前方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梳得服贴的黑发，米白色的亚麻衬衫。他坐在一张黑色皮椅上，怎么看都是凯伊·卡迪罗的背影。

“请问……”她疑惑地从床的另一端下来，才发现自己仍然穿著昨晚的小礼服。她记得昨晚他们一起用餐，喝了一点酒、跳舞，然后……然后呢？“你醒了？”听到声响的凯伊回头，对她绽开一抹温柔的笑。

“嗯……”她不自在地低下头，老天！她现在一定很丑，头发一定也乱七八糟的，在神情气爽、俊雅的凯伊面前，她又开始觉得自己是丑小鸭了。

“浴室在左手边，你去梳洗一下会比较舒服。”凯伊以为她的安静是因为还没有完全清醒。好心地指著左边的浴室，希望等她醒了以后再谈。

“谢谢。”慕莲很快地进入浴室，不一会儿里面已经传出了冲水声。

凯伊在等待的同时，先拨了一通电话要皇后为慕莲带一套女用衣服过来，跟著再继续完成他手边的报表。

十分钟后，皇后出现在她的房间门口，凯伊对她微微一笑，让皇后进入房间，自己则起身走到外西，给慕莲换衣服的时间。

慕莲冲澡的水声刚停，浴室门外就响起了敲门声，然后她听见了皇后含笑的声音道：“慕莲，是我，我替你带了乾净的衣服来了。”慕莲感激地接过换洗衣物，迅速地将自己的仪容整理乾净，这才走出了浴室，看见了笑咪咪的皇后，而凯伊则是不见踪影，“我想昨晚的晚餐进行得很不错。”皇后轻笑出声，拍拍自己的身边要慕莲坐下来，后者红著一张脸，安静地坐了下来。

“昨天晚上……我喝了一点酒，所以……”慕莲很努力地想解释清楚，不过她真的记不得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房间醒来。

“所以你什么也记不得了？”皇后挑起一道秀眉。凯伊到底在搞什么鬼？看来他心中在盘算著什么计划，而慕莲就是他的一颗棋子，她不喜欢这种感觉。凯伊太精明了，而她不想看到慕莲受伤害。

“我只记得我们最后是在跳舞，再来就不知道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慕莲不安地将双手紧握，不希望皇后认为她是一个很轻浮的女人，竟然连昨晚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

“我当然不是在怪你。”皇后淡淡一笑，虽然还不知道他们两人到底会进展到什么地步，她却可以确定事情一定会有出乎意料的发展，毕竟慕莲是一个容易让别人喜欢上的小女人，她相信凯伊也知道这一点。

“我不知道自己喝红酒也会醉。”她红著脸坦白，肯定自己的酒量很差，只是不知道自己的酒品好不好。昨晚喝醉的她没有做出什么奇怪的事吧？“关于昨晚的一切，我想还是由凯伊和你谈一谈比较好。”皇后微笑著替她打气，弯下身子时在慕莲袖钮上轻轻一拍。开启了她预藏的窃听器。

窃听不是一个好习惯，不过她真的想知道凯伊到底在算计什么，他这个国王越来越不够意思了，嘴巴密得像蚌壳一样，她也只好出此下策了。

“慕莲，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是站在你这边的。”皇后淡笑允诺，她既然

是棋士团唯一的女生，自然要多帮著慕达一点才是。

“他要和我谈什么？”慕莲紧张地又抓住皇后的手，难道她昨晚真的做了什么奇怪的事？不然为什么皇后和凯伊的表情都如此怪异？“不要紧张，凯伊不会吃了你的。”皇后拍拍她的肩膀打气道。再说有窃听器在身上，她一定会弄清楚凯伊在计划什么。

皇后打开房门，对等在门外的凯伊比了一个一切搞定的手势，然后哼著小调、脸上挂著一个神秘的微笑，轻松地离开了他的视线。

凯伊回到自己的房间，看见身穿淡蓝色套头薄毛衣、米色长窄裙的慕莲，她乖乖地坐在床上，看起来像是犯了错正在等待处罚的小女孩。

“好吧！昨天不管我做了什么丢脸的事都是我不好，我以后再也不会喝酒闹事了。”他才刚坐下，慕莲已经流利地背出忏悔词，谦恭得像是要告解的信徒。

“昨晚我们的确都多喝了点酒，不过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凯伊笑著看她明显地松了一口气，像极了被宣判无罪的犯人。看著她脸上如此分明的喜怒，他已经等不及要看她等一下的反应了。

“那你要和我说什么？”慕莲还是不放心地追问，希望不是和比赛有关的事，她都已经为杰西比到这个地步了，如果出了意外就不好了。

“我们确实都喝多了，虽然没有做出什么难堪的事。却的的确确共同允诺了一个约定……”凯伊最后放缓了音调，低低柔柔地像吟诗一般悦耳，晴空般的蓝眸却紧紧锁著她脸上的每一个反应。

“什么事？”慕莲仰头，明亮的眼眨也不眨，屏息等待他说出关键的字眼。

“你真的想知道？”凯伊扯出一抹淡笑，逗弄慕莲几乎要成为他的习惯了，因为她的表情总是这么的有趣。

“昨天晚上我向你求婚……”凯伊戏谑地压低音量。“而你答应了。”慕莲浓密睫毛下的大眼睛眨了一下、两下，最后是不可置信地扩张，两片红唇发出了尖锐的抽气声。

慕莲看她的样子像是在看一个两头怪物，小嘴微张，不断地对著他摇头。凯伊扯出一抹笑，肯定地对她点点头，存心不让她好过。

“不可能……”她摇头，老天不可能让她做出这么丢脸的事。

“看来我们都不太适合喝酒，慕莲。”凯伊抬起她的手凑向嘴边印下一吻，他很肯定慕莲已经将昨晚的事忘得一乾二净了，所以他放大了胆继续扯谎。

“我……你……不会。”慕莲只能张口结舌地吐出几个字，一张脸已经红到足以引起一场火灾了。

“你不相信，我们有人证，就是你也认识的凯萨琳。”凯伊不怀好意地凑向前，深邃的蓝眸亮得吓人。“你知道上流社会的人有多么碎嘴，经过她这一传，所有人都知道了，如果你否认，我的颜面会被你扫光的。”她只能可怜兮兮地回望凯伊，甚至不敢抽回自己的手。老天！瞧她让自己陷入怎么样的一场混乱？为什么一觉醒来她就成了一个贵族的未婚妻？她一点也不觉得开心，反而有种被蛇缠到的窒息感。

“你还记得我们昨晚跳舞的事吗？”凯伊见她还是不敢相信，开始温柔地唤醒她昨夜的一切。

“我只记得你要我踩在你的脚上，像无尾熊抱著由加利树一样。”她低著头开口，小脸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



“之后的事情呢？”他漾起得意的笑。“我带你回座位的时候，你要求找帮你穿上鞋子，就好像王子为灰姑娘穿上她的玻璃鞋一样。”“你没有这么做吧？”她真想死！竟然做出了这种丢脸的事。

“接下来就是关键的一刻……”凯伊滑下床，弯下身子，做出昨夜为她穿鞋的动作，含笑道：“我告诉你，王子只为她的新娘子穿鞋。你是不是也愿意当我的新娘？你点头了，我就帮你穿上鞋子。”凯伊流利地编出谎言。

慕莲的反应还是目瞪口呆，像是听到了什么愚蠢的笑话一样，这种求婚的手段和肥皂剧的对白一样，要是平时她一定会笑到滚在地上，不过当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她发现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真的很难笑！

“你不可能将这种事当真吧？”慕莲深吸一口气，酒后乱性果然是治世真言，她以后要将这句话贴在床上，时时刻刻警惕自己。

“我也希望这是一句无伤大雅的玩笑，不过我们身边的旁观者可不这么认为，问题就出在凯萨琳并不认为这是一句玩笑话。现在我向你求婚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摩纳哥，甚至整个法国的上流社会了。”据他的消息回报，凯萨琳昨晚已经抵达法国的卡迪罗府邸，将这件事加油添醋地渲染了一遍。

“去向她解释清楚，她这么喜欢你，一定会相信你的解释的。”慕莲俏脸一白。不过是一句玩笑话，她连名声都毁了。

“亲爱的，我为什么要向她解释，我巴不得她别来烦我，这也是我让你下棋获胜的最终目的，不是吗？”凯伊轻叹一口气，提醒她这件事。

“那……那你的爷爷也不可能答应我的，你是一个贵族耶！一个英俊厉害又有钱的贵族，你再看看我，我什么也不是，我甚至不会下西洋棋！”慕莲频频摇头。这事太荒谬了，她和他在一起，就好像农家女和国王在一起的感觉，太不相称了！

“而你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女人，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凯伊忽然笑出声，一双蓝眸变得若有所思。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订婚了，这也是唯一可以摆脱凯萨琳的方法，我现在以一个朋友的立场问你，慕莲，你是否愿意扮演我的未婚妻，愿意帮我这个忙吗？”他的蓝眸锁住她漆黑的瞳孔，直直问进她的心坎里。

“我……我不知道。”“慕莲，我不想吓你，我了解凯萨琳，她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如果你现在离开我的身边，你的工作和孤儿院都会保不住，她会让你一无所有，这对她来说太容易了。你唯一的希望在这里，我是唯一可以保护你的人。”算算时间爷爷的电话也该来了，他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说服慕莲，于是他说出了凯萨琳可能会做出的报复举动，希望能让慕莲快点投向他。

慕莲的反应像是被人狠狠揍了一拳，眼睫轻轻地颤动了一下，一颗颗泪珠跟著从她乌亮的眼溢出，顿时她成了一个惊慌失措、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的孩子，她连忙举起自己的手背拚命地擦掉泪痕，咬著下唇忍住已经冲到喉头的硬咽。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只是来替杰西比赛，希望他可以凭实力赢得奖金，开一家咖啡厅和我妹妹结婚，就只是这样一个很小的心愿，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她很小声地喃喃自语，真的只是一个单纯的比赛，为什么变得如此复杂？现在可能连工作和孤儿院都保不住了，而她还是不懂自己做错了什么。

慕莲轻声的自言自语化成了指控的利刀，一把刺向了凯伊，她虽然没

有开口责怪他，但她的泪水却让凯伊觉得罪大恶极。

慕莲说得没错，她只是一个过著单纯平静生活的美术馆解说员，可是他却硬生生将她扯进了不属于她的游戏，他一心一意将她当成自己对抗爷爷的棋子，却忘了她只是一个再单纯不过的人。一旦游戏结束了，她是不是能洒脱地挥手离去，或是会怨恨他如此摆布她的人生？凯伊轻叹一口气，不管未来会怎么样，他只知道自己不想，也不愿意见到她的眼泪，更不想承受她对她的怨恨。

“慕莲。”他伸出手将她细小的身子纳入怀中。以下巴抵著她的头顶，轻声道：“我知道这一切对你很不公平，但是相信我，我会尽量做出最妥善的安排，你绝对可以保住自己的工作，我也不会让孤儿院关门的。就连我以前对你的保证都不会改变，杰西会有他的咖啡厅，孤儿院更会有焕然一新的设备，相信我，事情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真的吗？”慕莲自他怀中抬头，泪水将她一双眼睛洗得通红了。

“相信我，只要扮我的未婚妻两个月到三个月，等大家都不再将目光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到你原来的生活，杰西得到他应得的奖金，你也为孤儿院尽了力，这样不是很好吗？”凯伊淡淡一笑，轻轻用双掌托起她的脸，蓝眸像是一道最美丽的咒语，吸住了慕莲全部的注意力，在他温柔的承诺下，所有的问题好像都不是问题，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她的红唇就近在咫尺，柔软的肌肤在他手里是如此的温暖，若有似无的淡香从她的身上一波又一波地传到自己的身上，凯伊的蓝眸渐渐转深，由最先单纯的凝视中添加了一丝丝的渴望。他不再抗拒自己的心，低下头，将自己印烫在她两瓣红唇上，小心又温柔地，辗转吸吮她的甜蜜。

慕莲受困在他的怀中不知如何反应，只能被动地接受他诱惑般的亲吻，他吻她？！为什么？！她的思绪也只能运转到这个地方。或许是不满意她的被动，凯伊已经用舌顶开她微掀的唇，以更亲密更缠绵的方式吻她，强硬地要她加入自己，回应他的热情。

不知过了多久，凯伊缓慢地抬起头。细看她羞涩纯真的脸庞，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指抚摸她已经微肿的唇瓣。

“为什么……”她发出了细不可问的疑问。

凯伊自己也愣住了；他到底著了什么魔？慕莲只是他找来扮演两个月的未婚妻，他刚才怎么像个刚发春的小伙子般极力索取她的甜蜜？似乎他引以为傲的自制力一到了她身上就会化为乌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他最近真的忙昏了头，还是太久没近女色了？居然迷恋起她羞涩的吻。

“这是我们之间订的契约。”凯伊连忙收敛心神，以些许嘲弄的语气道。

“你回房整理一下，我下午带你回法国见爷爷。”他拍拍慕莲的肩淡淡一笑。刻意避开她的眼睛，怕自己又迷失在那一对纯真的眼眸之下，更怕自己又像刚才一样做出失控的事，慕莲是一个好女孩，他已经恶劣地将她拉进这场混乱，就不该让事情更加复杂。

让她可以全身而退，就是最好的办法，他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一点。

“可是我们不是还有一场比赛？还有杰西……”慕莲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上一刻还将她搂在怀中温柔的吻他，下一刻却当她是陌生人般讨论他们的行程，她或许不是接吻专家。但也没有差劲到让对方不想用眼睛直视她吧！

“既然我们已经订婚，那场比赛自然就取消了，另外我已经派了城堡去找杰西，他会解释一切，并帮杰西找一份工作，另外再物色一家他要的咖啡厅，你现在回房间整理东西，我们两个小时后出发。”他坐回自己宽大的长椅，一副话题到此结束的模样，是再明显不过的逐客令了。

“我走了。”她垂首，努力装出不在乎的模样，她到底在期盼什么？凯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她只是他找来的烟雾弹，他甚至还愿意花钱帮助重建孤儿院不是吗？三个月一到，他会继续他的生活，她也会继续她的生命，就像舞会的时针走到了十二点，一切都会回到原貌。本来就是这样，不会再有别的了……当房门关上的那一刹那，凯伊真的有一股冲动要她回来，想抹去她脸上被自己刺伤的悲哀，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拿起手中的报表，像以前一样用繁忙的工作让自己忘记一切。

几分钟后，他发现眼前的数字竟然首次难以入目，他原本可以在十分钟内就处理好的数据。像是有魔法般地在他眼前跳跃，最后竟化成了一双含著泪珠、漆黑晶亮的眼瞳。

它们化成了一双只有慕莲才有的美丽眼睛……

慕莲离开房间不到十分钟，凯伊的门口已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不等

屋内的人回应，“刷”一声门已经被推开，皇后那张美艳的脸有著明显的怒气，而且是冲著他来的。

“你的老公在日本出事了？”凯伊微笑地开口，忽略她眼中闪烁的火花。

“凯伊，你这么做对慕莲不公平！”皇后俏眼一翻，跟著从耳朵边取出了一個小型收讯器，表明了她已经将刚才发生的事窃听得一清二楚。

“该死！难道你们这些人连什么叫隐私权都不懂吗？”凯伊握紧双拳，对皇后窃听的行为感到不满。

“是你不该将所有的事瞒著我们。”皇后不以为意。“我以为我们五个人之间什么秘密都没有，这一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将原本是我们四个人的任务全都包办了，也不准我们过问，我们到底算你的什么？”皇后缓缓道出这些天观察到的现象；凯伊自从发现这场棋局是要为他选妻子后，他就将这件事当作他和老公爵之间的斗法，不让他们参与任何的意见，现在还要将一个无辜的慕莲扯进来。

“这是我和爷爷之间的事，你们不用管。”凯伊冷著脸说道。这件事本来就不关其他人的事，他自信可以圆满的解决。

“凯伊，这些年来我把你当成哥哥看待，你照顾我疼爱我。现在你心里有事为什么不说出来，我们应该是可以相信的夥伴不是吗？”皇后走到她的身边，静静地靠在她的背后，给他鼓励。

“你还是很会说服人。”凯伊脸上的抗拒退去，嘴角扬起一抹笑，跟著道：“或许我一直在怀疑我自己，当年如果我不会下西洋棋，爷爷会认我吗？他会将一切都交给我吗？我的母亲不是贵族，到死都没有得到爷爷的承认，这些年他一句话也没有提过他们，我也不敢问，因为我怕听到事实的真相。”如果当年他没有用一盘棋赢了爷爷，他会当自己是凯伊·卡迪罗吗？不！他肯定会被当成一个什么也不是的私生子，多么讽刺的人生！在人前他是含著金汤匙出生的天之骄子，是棋士团的国王，但这一切是他应得的吗？还是只因为他在十多年前赢了那一盘棋？凯伊扯出一抹苦笑，继续道：“我将大部

分的时间花在学习和工作上，只是为了向爷爷证明我是一个多么优秀的继承人。可是到了婚姻这个问题时，他竟然还是用如此荒谬的棋局想决定一切。够了！我不想这一生都是个棋子！我找上慕莲也是因为如此，她既不是一个贵族，也不会下西洋棋，看到她我忽然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让她进入卡迪罗家，让爷爷喜欢她，懂得欣赏她之后，或许他就会知道用棋局来判定一个人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所以我用了一点手段，说我卑鄙也好，总之我打算这么做。”皇后静静地让凯伊倚著她，让他说出自己的心事，等他平静了一些之后才缓缓说道！

“如果义父真的喜欢上慕莲呢？你就会娶她吗？”凯伊一愣，显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许是他潜意识以为爷爷不会答应，所以故意找慕莲来演出这一场戏，想测试老公爵知道事实后的反应，看爷爷是不是真的在乎他。

“他知道真相以后就会将慕莲赶出去的，而爷爷也会因为这一次的事情了解棋局不能代表一个人的一切，这就是我的计划。最后慕莲在离开我的时候会带著我承诺的金钱重建孤儿院。这是最完美的结局。”凯伊笃定地深吸一口气，他将一切都想好了，不会有意外也不应该有意外。

“凯伊啊凯伊，你忘了将你的心算进去了，这样子这盘棋会走偏喔！”皇后神秘一笑，她既然从头偷听到尾，当然也听到了一些亲密的声音。

“什么意思？”他扬眉，不太喜欢看到皇后戏谑的神情，这即表示她又在算计人。

“这个西德最新型的窃听器功能真的不错，我刚才该听不该听的都听到了，老大，既然你只是想找一个演员，入戏到吻她就不大好了。”皇后格格地轻笑。他们对彼此的吸引力，目前虽然不够明显，但是未来朝夕相处之后就很难说了。

“我给你这个仪器是要你用在正途上。”凯伊有些著恼，而后将皇后手上的仪器抢了过来，不理睬她的揶揄。

“我是用在正途上啊！”她笑著眨眨眼，不以为意。

“你回日本去好了，我想羽贺龙冶应该不放心你出来这么久吧？反正现在也没什么事了。”他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皇后的古灵精怪，还是将她赶回老公身边比较保险。

“你不是要带慕莲回法国的别墅，我敢肯定凯萨琳已经聚集了一堆女人等著攻击可爱的慕莲，这样子我怎么走得开，她毕竟是你为我们四个人选择的任务哩！我当然要保护她。”皇后露出难以抵抗的甜笑。“再说你下个星期不是要到南非谈事情，你真的放心让慕莲一个人孤伶伶地在法国？上流社会那些支持凯萨琳的老母鸡会将她生吞的。”凯伊蹙紧两道剑眉，光是想到那一幕就让他很不舒服，他甚至不能忍受有人要欺负她的想法。

“你们一起留下来，不过不准搞鬼。”为了慕莲，凯伊不得不妥协了，他手下的四个人，天才是天才，却一个比一个难缠。

“遵命！”她起了一个童子军的手誓，笑得好不开心，转身就要离开房间，不过在离开前她又回头戏谑道：“凯伊，如果你不想让事情复杂化，就不要再吻她，我知道这很难，但是尽量试试看。”“我决定替你订下一班回日本的飞机。”凯伊危险地瞪了她一眼，手边的钢笔已经蓄势待发了。

“只是一个建议。”她格格地轻笑，而后关起了房门。

凯伊靠回椅背深吸一口气，这一步棋到底走得对不对，很快就会知晓了。

## 第六章

法国 尼斯加长型的凯迪拉克缓缓驶在蔚蓝海岸的公路上，车上一共坐了四个人，从摩纳哥“大赌场”回法国的凯伊和慕莲，以及骑士及皇后。而城堡则待在摩纳哥负责和杰西及慕晴解释一切。

“你放心好了，就当自己到尼斯度假两个月好了。”骑士是见不得女人愁眉苦脸的，笑著为自从上车后就没有笑过的慕莲打气。

“谢谢你。”慕莲很努力想挤出一个微笑。不过却有点力不从心。她不知道凯伊将真相告诉皇后和骑士多少，到目前为止凯伊一句话都没有对她说，只是埋首在他的公文堆中。连看她一眼也没有。

“凯伊，你到底要忽略我们到什么时候？你那堆该死的工作到底有没有结束的时候？”骑士再迟钝也看出了凯伊的恶意忽略让慕莲有多么的难过，她一双眼睛总会不自觉地瞟向凯伊，停不到一秒钟又急忙地收回，这样一再重复，连他都看不下去了。

“找过几天要到南非开长达两个星期的会议，在这之前我必须要将这些资料都看完，你就让我安静地将东西看完好不好？”凯伊终于有了反应，不过他只是伸手揉了揉眉心，舒展一下筋骨，又再次低下头去。

凯伊要到南非？慕莲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吓了一跳，他要离开两个星期？为什么一句说明也没有，虽然她是一个假的未婚妻，但是他至少要交代一下自己的行程，再说他怎么可以将她一个人扔在尼斯去开会？难道他不怕这段期间被发现，或是她一个人会害怕吗？想到这她不禁又气又恼地瞪了他一眼。

凯伊像是意识到她的怒气，很巧合地在同一个时间抬眼，将她的怒气尽收眼底，慕莲吓了一跳，而凯伊的嘴角则漾起淡淡的微笑。

“皇后会陪著你，我很快就会赶回来的。”温柔的话语像是安慰又像是允诺，让慕莲的心升起一道暖流。一路上的委屈似乎都飞得一乾二净了。

皇后将两人一路上相处的情形看在眼里，看来凯伊只要随便安抚两、三句，就可以让慕莲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是好现象也是坏现象，因为这表示慕莲的情绪完全都掌控在凯伊的手中，虽然表示她已经被凯伊所吸引，不过若是以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慕莲一定会吃亏的，不过无妨，凯伊既然会外出两个星期，她就要利用这段时间将慕莲彻底改头换面，让她拥有多一点的自信。

经她改造后的慕莲会更美丽自信的。该是给凯伊一点小小教训的时候了，让他知道慕莲并不会永远任他予取予求，想到这她不禁露出了笑容，心情好转地望著车外的风景，未来的日子不会太无聊了。

车子进到英格兰步道区已经将近傍晚时分，司机将车子停在一栋华丽的

院前，跟著下车为他们开敌车门。

慕莲是第二个下车的人，她一下车目光就被眼前的美景吸引住了；触

目所及的庭园都种满了蔷薇，各种颜色的都有，而园丁则将它们整理得美轮美奂，有的用颜色做区格设计成不同的花样，有的则是沿凉亭著让它自由生长。形成了另一种天然的美丽。

“喜欢吗？”凯伊在她身后笑著开口。他就是喜欢她的坦率，慕莲总是对新奇美丽的事物好奇，那个时候的慕莲双眼闪著愉悦的光辉，显得非常美丽，就因为她脸上的喜悦光采，让她整个人亮眼起来，就像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天使。

“这里简直太美了，我不敢相信我真的可以住在这个地方。”慕莲喜孜孜地开口，一扫在车内的郁闷，张开双臂吸了好几口芬芳的空气。

“只要你喜欢，住多久都可以。”凯伊在慕莲身后笑著接了一句。

“啊！”她听到这句话时愣了一秒，显然想起了自己的处境，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开口道：“我又忘我了，这个美丽的地方就算只待几天也很幸福了。”她语气问的落寞让凯伊感到内疚，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他不应该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才是。

凯伊牵起慕莲的手，努力想忘掉这股让他不舒服的情感，他所做的一切是对的，他再一次这样告诉自己。

四个人一同走到了大门，凯伊为首按了电铃，不一会儿，有著银白色发丝的管家已经来应门了，他看了凯伊身边的慕莲一眼，礼貌性地对她微微一笑，迎接他们进屋。

“福伯，爷爷在哪里？”凯伊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问老公爵的下落，他想现在就让爷爷见慕莲一而，好探索他对这件事的反应。

“老爷在楼上的会客厅，凯萨琳女爵和她的母亲也在上面。”老管家老实地回报，自己也或多或少知道少爷带回了一个没有贵族头衔的未婚妻。

“是吗？你累不累？要不要先回房休息一下？”凯伊沉吟了一会儿，随即转头问慕莲。

最好是让慕莲单独和爷爷见面比较好，他也不想让那群无聊的人吓到了慕莲。

“对啊！都是一群爱嚼舌根的人，这种人见不见都无所谓，你还是带慕莲先去休息吧！”

我替你们上去打声招呼好了。”皇后挥挥手，扯著一脸不愿意的骑士上楼，摆明了有难同当的态度。

“这样会不会不好？我也不是很累，和你爷爷聊聊天不会怎么样的。”慕莲始终觉得不妥，既然来了就该拜访一下主人才是。

“我坚持你休息一下比较好，我带你回房间，梳洗一下或是躺一下都好。”他带著慕莲走到一间客房前，倾身在她颊边印下一吻，柔声吩咐道。

慕莲为他突如其来的亲吻羞红了脸，凯伊则是很努力地压抑自己，不去吻她那两片吸引人的红唇。

“我等一下来找你。”最终他还是低下头，在她微抿的樱唇上偷了一个吻。既然已经住进了家里，他们就该表现出热恋的样子才唬得过爷爷，他这样告诉自己。

从她甜美的唇瓣中起身要有超人般的自制力，凯伊在她的柔软中留恋了好久，才依依不舍地抬起头，看著她因害羞而晕红的脸。

他扯出一抹淡笑，温柔说道：“每一次我吻你你都会脸红这么久吗？”俊脸上的蓝眸始终含笑，凯伊相当满意单纯的亲吻就可以看见她脸上迷人的

晕红。

“我没办法……”她急忙举起手，想遮住自己烫红的脸。

“我喜欢你的没办法。”他轻笑出声，伸手温柔地拢了拢她及肩的长发，这才转身离去。

慕莲关上门，全身虚脱地滑倒在地。她对凯伊温柔的笑和诱惑的吻一点抵抗的能力都没有，更糟的是她竟然在期待凯伊吻她。明明知道她是在演戏，却还是会认真，这样下去该怎么办？三个月后她真的可以了无牵挂地离开吗？

凯伊直接走上二楼的会客厅，听声音里面已经聚了不少人，他轻轻在门上

敲了敲，慢慢推开门走进。

里面的确坐了不少人，可以容纳二十人的小型会客厅现在已经坐了至少十个人，其中只有皇后和骑士是他的人，其他的就是凯萨琳带来要向他施加压力的王公贵族了。

“爷爷。”凯伊脸上漾著一如平常的淡笑。走到老公爵身边坐了下来。

老公爵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拍了拍他的手表表示欢迎回家，凯伊从皇后和骑士的脸上也看不出端倪，不过凯萨琳一行人的脸色倒是难看得很。

“凯伊，你不是在西洋棋竞赛中赢回了一个新娘，怎么不带上来让我们认识认识，我们两家的交往一向不错，有什么事不能摊开来好好说的？”率先开口的是珍妮，亦是凯萨琳的母亲，她以勉强的微笑问著凯伊，不过她过于尖锐的语调却让凯伊似笑非笑地扬起一道眉。

“她累了，我想让她休息一下。晚一点再让她陪爷爷共进晚餐。”漂亮的字眼，不但道出他对慕莲的关心。也一并让他们知道晚餐没有他们的份，要滚请早！

“我大老远赶过来就是想瞧一瞧这个幸运的新娘。我们两家是世交，你不会小气到连新娘子都藏好不让她出来见人吧？还是她根本是摆不上抬面的女人？”珍妮再次辛辣地开口。

她远从德国赶回来就是要为女儿主持公道，她的凯萨琳从五年前就对凯伊一见钟情，还花了三年的时间学习西洋棋讨卡迪罗老公爵的欢心，凯萨琳美丽又高雅，她不相信自己的女儿会输给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孤女。

“你现在谈的是我的未婚妻，请你们小心自己的措词，就算她是个孤儿，但是她符合了爷爷的标准。她是一个西洋棋高手，我想这一点就可以弥补她所有的缺点了，毕竟卡迪罗家要的就是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明白，不是吗？”凯伊还是好风度的微笑，不过他的蓝眸已经开始发亮，对他稍微熟识的人都知道那是凯伊发怒的前兆，如果不想让他震怒，这个话题最好不要继续了。

凯伊·卡迪罗虽然总是风度翩翩，笑脸迎人，不过却是一个惹不起的人，他继承了卡迪罗大部分的事业之后将它经营得再出色，再加上他和老公爵收养的义子义女所组成的棋士团向来神秘，虽然不知道是属于什么样的组织，不过他们的势力横跨整个欧美却是铁一样的事实，所以基本上要想和凯伊·卡迪罗为敌，就要有和整个欧洲为敌的打算。

“凯伊，来者是客，再说他们也是关心你才来的。”老公爵权威的声音响起，不想让凯伊得罪了相交多年的朋友。“客人们当然都留下来用晚餐，晚

饭后我会找时间和那个女孩聊一聊。”“我明白了。”凯伊点点头，示意皇后和他一起离开，走到了楼梯问他回身向皇后问起刚才和爷爷会面时聊了些什么。

“我们什么也没说，事实上义父也没有问，我和骑士只有时间问好，根本无法打断那群女人的话题。”皇后耸耸肩，她没有贸然插话的原因是对义父的想法很感兴趣，他对这整件事没有凯伊预期的震怒，反而有些轻松地看著眼前的一切，他的心里似乎也有所打算，不过他在想些什么就叫她猜不透了。

“你帮慕莲打扮一下吧！晚上的宴会我不想让她受委屈。”凯伊吩咐，皇后是个女人。

也是个擅长打扮的女人，将慕莲交给她应该没问题。

“我觉得自己好像灰姑娘里的神仙教母，这一次的任务果然有趣。”她轻笑出声，而后愉悦地穿过凯伊，打算下楼进行她的“改造计划”。

两个小时之后，凯伊和骑士来到慕莲房门口，准备接两位女士到饭厅用

他们还根据礼节各自捧了一束玫瑰，在门口极有风度地等候。

慕莲出现的时候，凯伊呆了一会，差点认不出眼前的人是她，她美丽动人得让他呼吸为之一窒；慕莲及肩的黑发盘起一半在头上，皇后巧妙地在她的头上系上一串珍珠项链，微乱的发丝为她添了些许风情，晶亮的黑眸配上了宝蓝色的眼影益显神秘，纤细的身子裹在一件贴身的丝绸小礼服里，外面还套了一件淡蓝色的薄纱披肩，神秘却又纯真无瑕，她美得让人移不开眼睛。

“你好美。”凯伊诚心地赞美，遂给她一束白色玫瑰。

皇后这个时候也走出了房间，将两人交缠的视线打断了。皇后歉然一笑，而后将自己的手臂主动挽进骑士的手中。

“你至少也要赞美我几句吧！男伴？”皇后今晚为了让慕莲成为唯一的女主角，只穿上一件连身的黑色小礼服，淡淡上了一点妆，将丰采全让给了慕莲。

“我从认识你的那一天起，你就是美人了，我不想让你再骄傲下去，不过我还是送你一束花表达诚意。”骑士咧嘴一笑，挽著皇后向前走。

“原来你终于开窍了。”皇后奇道。原来骑士并不是那么迟钝嘛！还知道让他们两个人独处。

“她的眼中只有凯伊一个人，我还能怎么样？”骑士潇洒地耸耸肩，所谓君子有成人之美，说的就是他这种高贵的男子吧！

“再加把劲，等凯伊的事搞定了我再帮你。”皇后很有义气地拍了拍他的肩。

“不用了，谢谢。你还是帮帮主教找他老婆吧！再不然帮城堡找一个，他那种沈默寡言的人能追得到女孩子才怪，至于我这个万人迷，就不劳你费心了！”有皇后帮忙的恋情？光想就很恐怖，他才没有笨到相信她呢！

两个人一边拌嘴一边嬉闹，而走在后面的凯伊和慕莲则是安安静静地，藉由交握的手，静享著对方掌心中默默传来的温暖。

凯伊一行人到了餐厅，他牵著慕莲坐在自己的身边，而骑士坐在她的



另一

边。皇后选了慕莲的对面，保护的意味相当明显。

其他的宾客也陆续就座，因为珍妮算是席中年纪仅次于卡迪罗老公爵的女性，又是宾客，所以她坐上了卡迪罗公爵对面的主位。

“开动。”短暂的祷告后，晚餐正式开始。

西方的礼仪规定繁多，为了保持用餐宁静的高品质，一般人只会和身边的几个人交谈，这也是凯伊体贴慕莲的地方，她的前面左边都坐著认识的人。或多或少可以为她挡住一些无聊的问题。

席间相安无事，有鉴于凯伊稍早表达对慕莲的强烈保护欲，多数人也不愿意轻易尝试激怒凯伊的下场，再说今晚一见，那个叫慕莲的虽然不是那种会让人为之惊艳的女人，不过她在应对之时双眸始终含笑，态度非常亲切，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因此一顿饭下来，他们也忘了要为难她的念头。

凯萨琳和珍妮的不甘愿无处可发。只好忍著气吃完这一顿饭，在心中苦思要怎么让卡迪罗老公爵讨厌慕莲，也可乘机颠覆他们之间的关系。

晚餐过后，男性们习惯到书房抽菸聊天，两女士们也会聚在一起，仿照以前的贵族，有时谈谈琴，有时念一念古诗欣赏。

“对了，凯伊是怎么向你求婚的？”一群年轻女子好奇死了。不理睬凯萨琳已经气白的脸，反而想知道她是怎么赢得凯伊的心。他出入社交圈这么多年，偶尔也会有恋人，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持久，甚至让他动了结婚念头的的女人。

“对！告诉我！”几个花样年华的女孩围著她兴奋叫道。

“凯伊根本不用求婚。事实上谁赢了西洋棋比赛就是最有资格当卡迪罗少夫人。她既然赢了，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毕竟要约上一条大鱼不是每天都有的机会。”凯萨琳讽刺的声音响起，极为不屑地看了慕莲一眼。

“事实正好相反，凯伊不但求婚了，还是用那种最浪漫的方法。”皇后这时候插进话题。这时候凯伊应该感谢她有偷听他们的谈话吧！否则她就无法在这一刻为慕莲解危了。

“快点告诉我们！”皇后是唯一能够和凯伊亲近的女人，她的话可信度自然很高，于是一群圈住了皇后，就怕漏听了什么故事。

皇后甜甜一笑，真的弯下握住慕莲的脚，将那个王子和玻璃鞋的故事又描述了一次，让困窘的慕莲羞红了脸，而身边的少女们则发出了惊叹的声音。

“你们全都在这？有没有欺负我的未婚妻？”门口含笑的声音响起，话题中的男主角站在门外，一只手勾著门，另一只手则经扯著领带，俊雅的脸有著温柔的笑意，他的蓝眸一扫。准确地停在慕莲的身上。

“凯伊！我们正在说你向慕莲求婚的事，你来得正好，你为我们再表演一次。”三、四个少女将凯伊拉过来，他转头瞄了一下皇后，这一定是她稿的鬼。

“我们都觉得太浪漫了，所以一定要看你亲自表演一次。”凯伊似笑非笑地看著不知所措的慕莲，在众人的尖叫中，他单膝跪地，做势就要脱下她的鞋子，就在所有人以为他要这么做的时候，他将慕莲拦腰一抱，飞快地往外跑，所有人来不及阻止，只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越来越远。

“他一向讨厌和别人分享属于他的东西。”皇后愣了一秒，跟著说出这段嘲弄的话，她的美眸警告性地扫了凯萨琳一眼，要她以后不要再惹慕莲，跟

著懒懒地起身准备回房。慕莲已经被凯伊带走，她这个护卫也该退场休息了。

凯伊一路将慕莲抱回她的房门口才将她轻轻放下，并将她靠在门边，锁在自己的臂弯之间。

“你的心情好像很好？”她抬头发现凯伊笑得很开心，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却也被他的开心传染，微微扬起了嘴角。

“开心的原因很多，例如说你今晚真的好美，例如说他们今天都没有为难你，例如说爷爷愿意接受你，让你留下来。”凯伊淡笑开口；想起了爷爷刚才说的话，既然慕莲符合了他定下的规则，赢得了比赛，她就可以留下来学习如何当一个卡迪罗家的女主人。

“他真的这么说？”慕莲也很惊讶，事实上老公爵一整晚也没和她说上几句话，没想到他竟然肯让自己留下来。

“剩下的只要让爷爷了解真正的你有多迷人，我们的计划就成功了。”凯伊笑了，抵在她的发边低语。“真不敢相信会这么顺利，可惜我不能看见你和爷爷相处的过程，我明天一大早就要去南非，这一次会议要提前召开，我不得不去。”“你要离开？”她瞪大双眼。可是她这里谁也不认识啊！他怎么可以将她一个人丢在这里？“不要怕。”他伸手捧起她发抖的双手，以更温柔的声音开口：“经过今晚，没有人敢为难你的，我会让皇后和骑上留下来陪你，你放心待在这里，我两个星期后就会回来了，我保证。”“可是……”她不安地低语，这不止是害不害怕的问题，她已经习惯了有凯伊在身边的日子，想到要两个星期见不到他，她的心里就很乱。

“别怕，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他急促地低下头，再次汲取她的甜蜜。两只手捧起她的脸迫使她抬头，好让他的舌头可以顺利地潜入她的唇瓣，用自己的热情来安抚她的不安。

或许是他即将要离去，慕莲柔顺地靠著他，双手紧紧地搂著他结实的腰身。想将他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她的顺从和热情引发了凯伊所有的情欲和渴望，抛开了所有的自制，一心只想著要记取她的甜蜜，让这些记忆伴他度过往后的漫漫长夜……

## 第七章

思念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对慕莲而言，这种感觉是陌生的；她从来不是那种浪漫、会作梦的人。她十岁失去了父母，和慕晴一起住进了孤儿院，她一夜之间逼迫自己成长，学习一切该学的；随著年龄渐长，她开始帮院长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在满二十岁那一年进入美术馆当一名讲解员，截至目前为止，她的生命中没有出现过什么太大的起伏，直到这一次替杰西参加西洋棋大赛，最后莫名其妙的成为凯伊·卡迪罗的未婚妻。

命运之神到底在开什么玩笑？慕莲坐在花园的凉亭，望著眼前美轮美奂的豪宅和庭园，不自觉地又蹙起眉心。凯伊不过才离开五天，她已经觉得自己是被人丢弃的小狗。

“不要再想了。”她烦躁地甩甩头命令自己。她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三个月全是演戏，她不过是凯伊请来扮演未婚妻的人，事后他甚至还会捐赠一笔钜款给孤儿院，他们之间完全是利益交换，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 随著迎风吹来的香气和悦耳的女音，皇后笑容满面的来到她的身边。

“翩翩，我想回美术馆工作。” 慕莲有点为难地开口。在这里住了快一个星期，身边虽然有皇后和骑士的陪伴，她还是觉得和这个地方格格不入，因为无所事事地待在这里，让她觉得自己很没用。

“凯伊再过一个星期就会回来了。” 皇后选了她身边的位置坐下，扯了一片叶子在手心，故作无意地开口：“你知道要拒绝婚姻的方式很多，要和义父斗法的机会也很多，但是弄出一个未婚妻就不太寻常了，凯伊向来不喜欢风险。”“这件事的风险在哪里，你应该也知道。他事后会付出一大笔钱维修孤儿院，这是一场你情我愿的交易，怎么会有风险？” 慕莲轻叹一口气，也坐了下来。

“我们等著瞧。” 皇后神秘一笑，再次优雅地起身，淡笑道：“走吧！我现在陪你去见义父，我想他应该不会拒绝让你回去工作的。” 这几天下来，在骑士和皇后的陪伴之下，老公爵并没有和慕莲单独相处的机会，他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安静的，有时候他会若有所思地观察著慕莲，目光含著些许的好奇，但他什么也没问，没有她预期的淡漠，也并不热络，只是接受了她的存在。

“要我陪你进去吗？” 皇后将慕莲带到老公爵的书房门口，在她身后温柔地问道。对于看似柔弱的慕莲，她总是会有一股保护欲。

“不用了，只是说说话而已。” 慕莲感谢地点点头，而后轻轻敲了房门，当她听到请进之时，她伸手推开了房门，在关上门时对皇后一笑，谢谢她的陪伴。

“是你，过来坐。” 老公爵坐在气派的办公桌后面，看见她之后，便将报纸和脸上的老花眼镜摘下，目光温和地招手要她向前。

慕莲顺从地坐下，抬头望向老公爵；他和凯伊唯一相像的就是那一对蓝眸了，现在那一对眼眸漾著温情，使得他的脸不再那么严肃。

“你找我有什么事？这些天我们一直没机会说话。凯伊虽然不在，却派了左右护法在你身边，怕我这个老头子会吃人吗？” 老公爵淡笑著开口。

“当然不是，只是我目前为止只认识他们两个人。” 慕莲摇摇头，其实不敢和老公爵单独相处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怕他临机一动要找她下棋，那一切就真的玩完了。

“不用解释了，谁也不喜欢陪一个老头子。” 老公爵苦涩一笑，想起了凯伊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将自己当成了工作机器，两个人相处的时间便越来越少了。

“您真的误会了，如果您不嫌弃我，我可以陪您聊天的。” 听到他语气中的落寞，让慕莲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老院长，因此不假思索地就开口继续道：

“我知道我这么说有点失礼，但是财富并不是人生中唯一的目的，我虽然不知道您多有钱，但是在我看来已经很多了，您可以减少凯伊他们的工作量，这样他们就有多一点的时间可以陪您了。” 老公爵不语，当他再抬起头时，他的表情更温和了。

“你是一个好孩子，孩子们都大了，有他们自己的一片天空可以飞翔，我老了，也不要求什么，现在只希望他们都能找到可以陪他们过后半生的人，翩翩是唯一一个已经结婚的，现在凯伊有了你，我想我会越来越放心的。”

“我……我其实……” 面对这么温暖的关心，慕莲觉得对他撒谎是一种罪恶，她迟疑了半天，还是无法压抑越来越强烈的罪恶感。“或许您以后会对我很

失望，我很笨的，什么也不会，更不用说当什么贵族了。”“我要你保有原来的性情，我想凯伊喜欢你的就是这一点，不是吗？”老人微微一笑，伸手覆在她的手心道：“等凯伊回来，婚事办一办，生几个胖娃娃，我想我的日子就不会闷了。”“呃！？”慕莲像被蛇咬到一样缩回自己的手，瞪大了双眼，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

“是啊！凯伊已经老大不小了，等他回来就将婚事结了，也可以了却我一桩心愿，我们好久没有热闹一下了，我让你先买点东西预备一下。”“等一等。”慕莲虚弱地抗议，看著老公爵起身拿出了几张金卡。她才察觉到事态严重了。

“不要害羞，这是我给你的一点小礼物，喜欢什么就买下来吧！算是爷爷给你的结婚礼物。”老公爵硬是将信用卡给她，坚持要她收下。

“老爷爷。我必须向您坦白一件事。”慕莲蹙眉，紧张地深吸一口气。这样下去肯定会穿帮的，她必须在问题变得无法解决之前厘清一切。

“你想说什么都可以，爷爷都会答应你。”老公爵微笑地再次坐下，准备凝神细听。

“其实……我不是凯伊的未婚妻。”她双手交握，头低低地看著自己的手。

“我知道，而且你连西洋棋也不会下，对不对？”出乎意料之外的，老公爵笑著开口，震得慕莲抬起头来，一张小脸又青又白的，显然被吓坏了。

“您……您知道？”慕莲的脑子已经乱成一团了。这里的人为什么有本事将每件事都查得一清二楚？而且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淡然模样。

“你既然要成为我孙子的新娘，我当然要对你做一番调查。”她受惊吓的表情让老公爵笑开了脸，觉得表情丰富的她相当有趣。

“您不反对？”这和凯伊口中的老爷爷完全不一样，他不但不反对，还笑著祝福他们，这之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你一定听凯伊说过我的事，慕莲，我虽然老了，而且爱棋成痴，但是我并不是不讲理的人，我真的会用下棋比赛来决定凯伊的婚事吗？我并不是这么顽固霸道的老人。”用西洋棋来决定一切这件事，已经让他失去了一个儿子，他怎么会再犯同样的错误？看来凯伊并不真的了解他。

“那您为什么不对他说清楚，他一直以为……”慕莲已从震惊中恢复，她感觉到这一对祖孙似乎对彼此都有一些误解。

“或许我们都太相像，也太骄傲了，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很了解对方，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只是时间已过了这么久，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了。”他一叹，神情之中的寂寥仿佛让他一下子老了好几岁。

“您不要难过，等凯伊回来了，你们两个人可以好好地谈一谈。”慕莲主动过去握住了他的手，语气中充满了同情和鼓励。

“你是个好孩子，凯伊的眼光不错，他会喜欢你无道理。”老公爵笑了，伸出另一只手覆上她的手背，接受她温柔的关怀。

“他……不是这样的，他拜托我扮演他的未婚妻，是为了要摆脱凯萨琳女爵，并没有其他的意思。”慕莲婉转地解释，并希望他对这件事有太大的期望。

“我了解凯伊的能耐，他有几百种可以摆脱她的方法，再说，虽然我的眼力不好，我还是看得一清二楚，那一天他临走前，不是在你房门口难分难舍的，那一股热情差一点将我的房子烧起来哩！”老公爵笑著说出几天前亲眼所见之事。

“您看到了？！”慕莲的脸刷一下子胀红，尴尬极了。

“好孩子，这样子你该放心了，我虽然老了，却不是什么不开通的人，你先前找我是为了什么事？”见她害羞得厉害，老公爵好心地想将话题带开。

“啊！对了，我是来告诉您，我想回美术馆工作。”慕莲将自己此行的目的说出来。

“你去吧！只是我怕凯伊回来会不开心。”老公爵点点头，经过他的调查，他知道慕莲相当喜欢她的工作，而且是个称职的员工。

“不会的，只是我不习惯无所事事，再说我也很想念那些一起工作的同事，还有院长、院童……”他们都不知道她替杰西参加比赛，更不知道她现在是凯伊·卡迪罗的未婚妻。谁会相信平凡如她，在一个月不到的日子里，生命竟然起了这么大的变化。

“我明白了。最后一件事我想拜托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已经知道了你的事，任何人都不可，包括皇后他们，知道吗？”在慕莲离去之前，老公爵忽然开口唤住她，郑重地叮咛。

“咦？！”她错愕地回头，整件事不是已经弄清楚了，为什么还要隐瞒？

“你或许是我与凯伊彼此坦白内心想法的重要人物。”老公爵神秘地开口。“你愿意答应我的请求吗？无论发生任何事，不管我怎么做，都不泄露这件事。”“如果可以帮助你们两个人，我愿意的。”她点点头，不再追问。

“好孩子，谢谢你。”老公爵以温暖赞赏的眼光看著她，现在他知道为什么棋士团的人都这么喜欢她了，慕莲虽然没有绝色的面容，却有让人不由自主想亲近的柔和气质。

“爷爷，如果您闷的话，可以来找我，我下了班就可以陪您聊天的。”这一次的谈话让她觉得老公爵并不是一个难以亲近的老人，他只是寂寞而已。

“我会的。”老公爵含笑允诺，看著她纤细的身影离开了房间。

直到门关起了，他皱纹满布的脸上再次漾出了开心的笑容，他虽然老了，但还没有丧失玩游戏的心哩！既然他聪明的孙子想玩游戏，他这个爷爷也要卖力演出才是。

第二天早上，慕莲和皇后、骑士共进早餐之后，就坐上老公爵准备的私

飞机，动身回法国。

慕莲和老公爵达成了协定，暂时先将她的工作改成非全职性的，如此一来，一个星期中她就可以有一半的时间回摩纳哥陪他，另外他也答应了会到美术馆看她。

巴黎 国立波米美术馆 “慕莲，你这两个礼拜到哪里去快活了？”中午休息时间，一双健臂忽然从慕莲的身后搂住她，差一点让她口中的午饭喷了出来。

“马修！你要害我噎死吗？”她回头怒瞪对方一眼，并拍掉他差点让自己窒息的魔手。

马修是一个金发绿眼的英俊男子，也是她刚进入美术馆的指导员，平日就喜欢和她嘻嘻哈哈的笑闹。

“你做了什么好事还不老实招来？消失了这么久竟然还没被开除，一定有什么不得了的好事发生了，快告诉我。”他一屁股坐下，准备拷问她；慕莲本来只请假一个星期，可是她却在三个礼拜后才出现，而且她不但没有被

开除，连一向严厉的馆长在一天之中对慕莲的微笑次数竟多过她这些年的总数。更离谱的是，他还听说慕莲已经调成了一个星期只需工作三天的闲差，真不知道她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告诉你，你一知道，全巴黎的人就知道了。”慕莲笑吟吟地回他一句。

“慕莲，你这样子太伤我的心了。”他捧著心哀求，可怜兮兮地望著她。

“不是我不相信你，我不相信的是你的枕边人杰克，他碰巧是报社的记者，而你又是对枕边人藏不住话的人。”法国算是世界上几个愿意公开承认同性恋的国家之一，在巴黎，同性恋人可以得到和其他人相同的待遇。刚认识马修不久她就知道他是一名同性恋者，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

“你这些话最好不要让杰克听到，否则他以后绝不会邀请你到我们家吃饭了。”马修笑著警告，他和杰克都很疼爱慕莲这个中国娃娃，有时间更会邀请她到他们的小公寓一起共进晚餐。

“你当然不会说。因为我是你最好的女性朋友和同事。”她俏皮地眨眨眼，眼眸流转之时漾出不同于往的美丽。

“完了完了！”马修盯著她一会，而后摇摇头，猛叹气。“你已经陷下去了，而且陷得不轻。”“你在胡说些什么？”她笑著拍她的肩头，假装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就是你现在这种眼神，在谈恋爱的眼神，到底是谁这么有魅力，可以让你这个小顽石动心？”马修啧啧称奇，没想到一个月不到，她竟然改变了这么多。

“这么明显吗？”她伸手抚住两颊，有点惶恐地问道。

“你不知道？不过这个时候的女人最美丽。快点告诉我他是谁，否则我饶不了你！”马修绕过桌子来到她的面前，伸出手开始要搔她痒，慕莲又叫又躲，笑得说不出话来。

“不要闹了！”她笑著求饶。

就在这个时候，休息室的门打开了，馆长出现在门口，虚伪的笑容挂在她肥胖的脸颊上。

“有什么事？”两个人停止嘻笑，慕莲轻声开口。

“有你的访客，已经在大厅等你了。”馆长非常有礼地开口。

“谢谢，我现在就过去。”她笑著对馆长说，而后急急忙忙地走出去。看到馆长那副献媚的嘴脸，难道是老公爵来找她了？来到了美术馆的大厅，她就看见了耀眼美丽的皇后；她穿著一身黑色皮衣，戴著墨镜，饶是如此，还是难掩天生的丰采。

“翩翩，你怎么来了？”慕莲又惊又喜地一步上前，她才回法国不到三天，皇后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是自愿来接你回去的。”皇后取下墨镜，一双美眸盯著慕莲看，上扬的唇轻轻扔下一个震撼性的句子。“凯伊回来了。”

“他回来了？！”慕莲轻呼一声，怎么这么快？！她都还没有心理准备，他不是下个星期才会回来吗？“让他归心似箭的理由我不清楚，不过你回法国工作这件事他好像不太开心呢！反正生病的人最大，我只好亲自将你请回去了。”“凯伊生病了？严不严重？”慕莲的脸一白，旋即回身往后跑去。“你等我一下，我拿个东西，马上就和你回去。”“他只是感冒而已。”皇后戏谑一笑，对著慕莲远去的背影轻声道。

她重新戴上墨镜，在等待慕莲的同时只好将视线停在眼前的画上；那

是一幅由混乱曲线构成的油彩画，看起来就是一堆复杂的线，题目就叫做“爱情”。

“爱情？”皇后似笑非笑地扬起嘴角，果然是一团混乱的曲线，而她正等著看聪明的凯伊要如何将它拉成一条完美的红线。

## 第八章

一路上慕莲都很紧张，短短几小时的飞机已让她坐立难安，恨不得能立刻回到摩纳哥。

最后，皇后于心不忍地笑著道：“我没说吗？凯伊只是感冒而已。”“什么？”慕达一愣，还没有办法反应过来。

“不过在南非感染的感冒，听说都不容易好，很容易有并发症。”为了增加效果，皇后又加了一句。南非的病毒本来就比较严重，否则凯伊为什么一回来没看见慕莲就发了一顿脾气，是她反应够快，直接到法国来接人，顺便避难！

“他到底怎么样？”翩翩的话又让他开始紧张了。

“人是还好，不过脾气有点大，你看南非的病毒是不是真的很强？所以你照顾他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他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这样，平常好好的，一生病起来比小孩子还麻烦。”皇后笑著说出以前的日子。只要凯伊一生病，她和其他人总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真的吗？”慕莲也笑了，她真的想像不出一向冷静、优雅的凯伊会有无理取闹的时候。

“你马上就知道了，到时候你可不准逃，我们不会帮你的。”皇后第一次摆明了见死不救的模样，看样子生病的凯伊似乎真的很难缠，不过她在孤儿院有太多应付小孩的经验，应该应付得来他这个“大小孩”吧？“我们到了。”闲谈之时，小飞机已经平缓地降落在私人机场了。

接送的轿车已经在等候，不一会儿她们已经回到了卡迪罗的府邸。

慕莲和皇后来到了二楼凯伊的房门前，就听见了熟悉的咆哮声：“我自己就是一个医生，我当然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需不需要吃药我自己会决定！”跟著锵一声，好像是银盘跌落的声音。

慕莲和皇后不敢动，只是站在那里，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出来的是灰头土脸的骑士，他咬牙切齿地看向皇后，怪她竟然自己溜了；而看向慕莲的眼光则是充满了感激，彷彿当她是下凡救灾的天使。

“你去想办法让他吃药。”骑士很开心地将手边的药递给慕莲，转身就要逃离现场。真是倒楣透了！凯伊这一回看来病得不轻，不然不会一回来就发了一顿火，使得没有一个仆人敢送药，于是这种烂差事自然地就掉到他的头上。

“对对对，你去安抚他，我和骑士不陪你了。”皇后歉意一笑，拉了骑士就跑，活像有人在后面追杀他们似的冲了出去。

他们这种异常的举动让慕莲也开始担心了，不过已经一个多星期没见到他，再说虽然她是假的未婚妻，还是最应该照顾他的人不是吗？想到这里，

她还是轻轻敲了门，准备进入。

她还来不及推开门，门就“砰”一声打开，屋里屋外的人同时一愣！

“嗨！”慕莲左手拿著银盘，右手僵硬地挥了一挥，算是打招呼。

“你……”凯伊甩甩头，以为自己看到了幻觉，他紧紧地闭上眼，再睁眼时，她还是在那里，于是他伸手一抓，将她直接带进怀中，想确定她真的在这里。

熟悉的体温、淡淡的香气，慕莲真的在这里！他嘴角轻扬，忽然想到了她一声不响就回到法国工作的事，倏地将她自怀中拉开一步，怒眉腾腾地质询道：“为什么回去法国也不告诉我一声？”他将工作缩减到一个星期就是为了要赶回来，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他竟然会因为想念一个人将他的工作行程改变了，为此他还因为超时的工作而感冒，这样风尘仆仆地赶回来，却发现她竟然已经回到法国了！

“是你提前回来，如果你按照预定的时间回来，就会看见我。”慕莲也学他蹙眉，不喜欢他对自己板著脸孔的冷酷模样。

“我拚命地工作赶回来就是为了要见你，我很想念你。”凯伊忽然开口。发现她身上还穿著美术馆的制服，显然她也是丢下工作回来他的身边。想到这，他的怒气一瞬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你连一通电话也没有。”慕莲不满地指控，想起前一个礼拜她每天都在等他的电话，但是每天都失望了。

“公平一点，我不是告诉你我将全部的时间都花在公事上，就是为了要早一点回来。”他轻叹一口气，拉著慕莲到后面的沙发坐下。

“如果你有打电话给我。我就会告诉你我要回美术馆的事，所以不能怪我。”再说她不是一听到他生病就赶回来了吗？想到这，她又想起了骑士交给她的药，慕莲摊开手掌，让凯伊看著她手心中的药罐。

“你遇见他们了？”他又皱眉，嫌恶地看著那一个药罐。

“是啊！他们说你生病的时候不喜欢吃药，我不相信，所以亲自拿进来给你。”她将药瓶递给凯伊，顽皮地笑道：“我一直以为你什么都不怕，没想到要你吃几颗药就又吵又闹的，你真的是我认识的那一个凯伊·卡油罗吗？”  
“你笑我？”他的蓝眸眯起，一张俊脸升起可疑的红光，现在的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闹别扭的小男孩。

“怎么会？我不是说了，在我的印象中你是万能的，怎么可以为了这一些小小的药丸破坏了你在我心中完美的印象？”她嫣然一笑，伸手递给他一杯水。

“我是一个医生，我最不赞成的就是吃药，其实自然痊愈……”“凯伊，把药吃下去。”慕莲不为所动，倒出了三颗药丸。

他不悦的目光在药丸和慕莲含笑的脸上来回打转，最后低咒一声，将它们一口气吞了下去，乖乖地将那一杯水喝光，委屈的蓝眸最后停在她的身上。

“现在上床睡一觉，你的感冒才会好，你这几天体力透支，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生病的凯伊就像她照顾过其他的别扭小男孩一样，慕莲自然就摆出了权威的面孔，将高她许多的凯伊拉起，强制拉他到床边躺下。

“慕莲……”他低咒一声，想将她搂进怀中吻她，却又不愿她被自己传染，只能看著她迷人的身影在他眼前走动，他却该死的什么都不能做。

“不要说话，好好休息。”她将手覆在他的额头上测量体温，这个单纯的



举动却让他再次呻吟，凯伊再也压抑不了心中的渴求，他长臂一展，一个翻身就将她锁在自己的身下。

“我是一个医生。”他抵著她的额头，热呼呼的气息喷在她的脸颊。让慕莲浑身涌起一股不安的燥热。

“我知道你是个医生。”她的脑子已经乱成一团。不知道该怎么思考了。

“所以不会有问题。”他淡笑，将自己的唇覆上她的唇瓣，细细地将自己所有的思念和渴求烫印在她的红唇之中，温柔地轻咬她的唇；当她张嘴呼痛的时候，他的舌尖已经熟练地进入，热情地诱惑她释放相同的热情。

“凯伊……”她连阻止的声音都虚弱得没有说服力，心里隐隐约约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是在他霸道又不失温柔的攻击下，她真的很难保持清醒。

“什么事？”他轻笑出声，温热的吻已经滑到她细嫩的颈部。

“你的身体……”她总算想起来了！凯伊现在生病了，而她应该是要看护他的护士，她不应该在这里和他热情的接吻，她应该要让他休息才对。

“我说了我是医生。”他抬头，将她想要挣扎的双手举高钉住，蓝眸含著情欲的风暴，嘴角微微扬起道：“如果你被我传染了，我会负责治好你。”不让她有开口的机会，凯伊再一次低下头，密实地覆上她的两片红唇……初次升起的情潮，从她的心窝一直蔓延到了全身上下每一个纤细的细胞，慕莲不知道如何应付这种奇妙的感受，只能紧紧拥著他，感受一波强过一波的吻，像是溺水的人一样，只能紧紧地攀著凯伊，感受这新奇又陌生的情欲。

凯伊的吻从她的唇边下滑，滑过了她胸前的锁骨，正要往下的时候，他忽然不动了，虽然她的双手还是紧紧地环在慕莲的腰上，但是她可以感觉束缚的力量越来越小，是不是哪里不对了？“凯伊……”慕莲小小声地唤他的名字，轻轻地推开她胸前的凯伊。他竟然被自己推开了？慕莲疑惑的抬高身子，定眼一看……他睡著了？！

“凯伊？”慕莲不死心地又唤了他一次，发现他完全没有醒来的迹象后，缓缓地爬下床。用微微发颤的手将自己的衣服整理好，深吸一口气平定自己紊乱的心跳，再一次将目光放到凯伊的身上。

慕莲说不出此时心里是失望还是松了一口气，对于情欲之事她的知识也只限于书本中提到的，再来就是一些罗曼史小说中的剧情了。

“他竟然睡著了……”慕莲坐在床边看著熟睡中的凯伊，小脑袋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如果凯伊没有睡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她有点害羞地伸出手轻抚他额前的发，想著想著小手忽然一顿！

“男性如果在床第之间睡著，只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那个男的无能，再来就是她真的毫无吸引力。”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句罗曼史中的对白忽然就这样涌上她的心头，将她的小脸炸得惨白。

慕莲慢慢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以他吻自己那种热情如火的样子，凯伊不太可能是属于第一种情况，如此说来就是第二种情形了——她完全没法让人产生情欲！

慕莲缓缓站了起来，此时她对自己的信心就如同风雨中的蜡烛，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了！

她小心翼翼、踩著无声的脚步离开了房间。

她必须找一个人问清楚，毕竟这种事她完全没有经验，找个人问一问或许对自己有帮助。

慕莲本来想转往皇后的房间，却在她的门口迟疑了；她虽然和皇后很熟，但是她还是不好意思问她这种私人的问题，再说以皇后的美丽容貌。她绝对不可能遇到和她相同的情形。

“马修！”好友的模样忽然在她的脑海中一闪而逝，却让徬徨的慕莲展露了笑容，她怎么忘了还有马修，他一定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他虽然是男的，但是他的女性特质挺明显的。这种问题问他最合适了。

慕莲想到这，不再迟疑地向下跑，现在回法国应该赶得及马修下班的时间吧！或许她问完问题的时候，凯伊还没醒呢！

就这样，她在楼下找到了司机，并在四个小时后，回到了美术馆。

“马修已经回去了？”到了美术馆，已经是五点钟，她和马修刚好错过了。

虽然如此，她却不是轻易放弃的人，她打了一通电话给马修的同居人杰克，说她要过去吃晚餐，对方欣然允诺，慕莲才松了一口气。

她在花店买了一束花，也买了一瓶红酒，在晚上七点的时候抵达了马修在巴黎的心阁楼。

“晚安！慕莲。欢迎光临。”应门的是马修，虽然他不知道慕莲是为了什么事找他，但是他却十分欢迎这个可爱的女孩子。

马修和杰克已经同居了快五年，而马修更是烹饪好手，晚上他准备了三人份的法式料理，三个好朋友就在灯光美酒的陪伴下，共进了一顿美味的晚餐。

“我要去酒吧喝一杯，你们聊吧！”饭后，杰克体贴地将屋子留给他们两个人谈话，披上一件薄外套便离开了。

“好吧！慕莲，这么急著我我有什么事？”马修递给慕莲一杯饭后红酒，坐到她的身边笑著问起。

“你发誓不可说出去，因为这太尴尬了，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有勇气说出口。”慕莲有些害羞地开口。

“我保证。”马修淡笑，再次将她的酒杯斟满，让她不再紧张。

“你知道……我对这种事不太熟悉。你是我唯一想到的人。”慕莲紧张地润润唇，跟著小声道：“我是不是一个没有魅力的女人？”“呃？”马修显然没有想到是这样的问题，因此她的表情有点呆滞。

“就是……就是那种不会让人产生欲望的女人？”慕莲以为他没有听懂自己的问题，以更小声的音量将问题问得更清楚一点。

“慕莲，等一等，我没办法跟上你的问题。”马修摆摆手要她将速度放慢。“为什么这么问？”“我真的要说吗？”她的脸已经开始胀红，不知道怎么继续这个让人难堪的话题，但她仍然抬头。鼓起勇气将今天发生的事很快地说了一次。

马修很认真地听完，刚开始的时候他真的忍住不笑，可是听到了最后，他的嘴角已经不自觉地颤动，有些许的笑声从中溢出，到最后当他听到慕莲说什么是因为她魅力不够的时候。马修已经抱著肚子爆笑出声了。

“可恶！你说过不笑的。”虽然脸上的红潮已经快要酿成一场火灾，慕莲还是努力地瞪著狂笑不已的马修。

“我没办法。”他嘻嘻哈哈地揉著肚子，眼角还流出了眼泪。“慕莲，相信我，这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哈哈。真的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孩

子，绝对不要怀疑这一点。”快要笑得喘不过气的马修拍了拍她的肩，努力挤出安慰的话。

“你不用安慰我，看到你的脸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她有点难过地推开他的手，她已经从他嘲笑的声音中知道了答案。

“慕莲。你听我说。”见她就要钻到死胡同去了，马修连忙将她身子转过来，缓声道：“那个可怜的家伙吃了药不是吗？”他笑著看慕莲圆瞪的眼睛。

“这就是那个可怜男人睡著的原因，和你的魅力一点关系也没有。”慕莲愣了一秒钟，笑容旋即重回她原本垂头丧气的脸上，她显然地想起凯伊吃的那些药，原来真的不是她的关系，她怎么会没想到呢？“马修，你一定会觉得我很傻气。”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对自己闹了这样的笑话感到不可思议。

“爱情本来就会让人傻气，你并不是我见过第一个患得患失的人。”他拍拍她的肩，温柔地替她打气。“今天也晚了，你就住下吧！明天我们再一起去上班，在那之前，你给我老实地招出是在哪里遇到他的。”马修跟著搬出了一些枕头和被子，为她铺了一个简单舒服的床，逼著慕莲将摩纳哥发生的所有事都说了一遍，直到两个人累得说不出话了，他们才结束话题。

## 第九章

隔天是一个美丽的早晨，慕莲和马修在简单的早餐过后，一同到了美术馆准备今天的工作，为了要向马修多请教一些事情，慕莲还特地和单位上的同事换班，以方便和马修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对于慕莲所做的一切，馆长完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从她知道慕莲和卡迪罗家族的人有关系后，对她的态度自然不同。

“我昨天不是解释过了吗？怎么还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早上不到十点，美术馆空空的没什么人参观，马修来到慕莲身后想逗她开心。

“我还是不知道他到底是喜欢我哪一点，我长得不够漂亮，我甚至不是一个贵族。”她开始哀声叹气。

“小妮子。”马修一叹，将她扯到了一面大镜子前。

他站在慕莲身后，伸出自己的双手托起她的脸，要她正视镜子中的自己。

“你有一双漂亮的眼睛，漆黑又迷人，尤其是你对某样事情著迷的时候，它们会发出像宝石一样灿烂的光芒。你的五官或许不够资格去选美，但是它们搭配在一起就是独一无二的你，还有你的微笑，会让所有人感到温暖，这就是你，是我认识了多年的好朋友，一个迷人的女人。”马修的友情让她感动不已，慕莲忍不住回过身拥抱他，以表示感谢之意。

“你對自己这么没把握？要不要我教你几招诱惑他的方法？”马修淘气地眨眨眼，将她一把抱起放在一个仿造的炉台上。

此时，她离地面至少有一段距离，连跳下来都需要一点勇气。

“马修！不要闹了，到时候馆长看到了，我们都要走路的。”她急忙道，伸出手要马修抱她下来，他却笑著退开了一大步。

“现在你就像是童话故事中那个被困在高塔的长发公主，不过这一次你

的王子不知道会不会来救你。”马修笑著看她无助的表情，认识她这么久，他知道她有一点惧高症。

“慕莲！”另一端传出熟悉的男音，不一会儿一个俊雅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他们身后，正是黑发蓝眼的凯伊·卡迪罗。他看了马修一眼，一道眉疑惑地上扬。

“所以王子真的出现了。”马修咧嘴一笑，继而对着慕莲戏谑道：“祝你幸福，我将这里留给你们两个人了。”马修潇洒地摆摆手，吹著口哨大步离去，整个油画厅现在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慕莲坐在炉台上，看著一脸莫测高深的凯伊。

“你不下来？”凯伊一步步向前，最后停在她两步外的距离，双臂环胸，好整以暇地望著她，蓝眸却是饱含怒意。

“你找我有事？”慕莲左看右看，还是不想冒险跳下去，再说凯伊看起来一脸的不开心，现在她坐在这难得有居高临下的感觉，所以她也不急著下来了。

“他是谁？”凯伊一步向前，语气冷淡。

“一个朋友，也是我的同事。”慕莲发现他的语气透著酸意，眼眸也闪著怒火，这是不是表示他有一点点的在乎她？“你忽然跑回法国，不是为了他？”凯伊又踏前一步，他其实不想用这种吃醋的语气和她说话，可是他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当他一觉醒来，想要见她的时候，才发现整个屋子的人都不知道她上哪去了，他花了一整夜的时间盘问所有屋内的人，却问不出个所以然来，直到第二天清晨，司机来上班，才说出她已经回法国来了。

“慕莲小姐似乎有急事，所以我就带她回法国了，她没有告诉少爷您吗？”无辜的司机不解地拨著头，还不知道自己差一点丢了差事。

于是他立刻坐上专属直升机来到法国，疯狂地想见她，想确定她平安无事；凯伊这个时候已经确定了她在自己心目中的重要性，或许早在那一场西洋棋比赛的时候，他就被她脸上纯真的笑容所吸引，也或许她是唯一一个敢对他口出不逊之人，当慕莲义正辞严地教训他的时候，他知道她并不是为了要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是她真的觉得这样不好。还有那一晚他搂著她，教她跳华尔兹，他记得她在自己怀中的美妙滋味，也或许是那一晚他就决定要将慕莲留在自己的身边。

于是他半是撒谎地骗她成为自己的未婚妻，为了自己还不确定的心动，他硬是将她留了下来。在南非的时候，他更发现自己没有办法专心工作，心里想的、脑海挂记的全是他们分手前的热吻，她细小的呻吟总是会不期然地出现，搅乱他所有的思绪，他匆匆将会议结束赶回来，决定用婚姻将她绑在自己身边。否则再这样继续下去，他会完全失去了在工作上做决策的能力。

“我回来法国当然不是为了马修。”慕莲好笑地开口，并成功地将凯伊自沈思中唤回，他不知道在想什么，表情专注极了。

“你忽然不告而别，让所有的人找了你一个晚上，不要告诉我你是要赶回来这里，换上这身制服上班。”他扬眉，蓝眸被风暴染得更深了。“我花了一个晚上找你，你难道不知道我会担心吗？”“对不起，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她垂下头，充满歉意地开口。

凯伊向前移动，双手搂住她的腰，将她抱了下来，轻轻放在地面随即用双手将她锁在自己怀中，下巴抵著她的头，微微叹息道：“昨天是我太冲

动了，我应该想到你还没有准备好。让你受惊吓了是我不好。”他反覆想了一个晚上，终于推敲出这个结论——一定是自己的举动吓坏了她，慕莲才会落荒而逃。

“你一定觉得我在玩弄你，明明承诺过只是要你暂时当我的未婚妻，却老是对你做出一些亲昵的动作，其实，被你认为是在占你的便宜也无可厚非，但是我现在想说的是，我已经想清楚了，我不希望我们之间在三个月后就结束，我不希望我们之间只是一场交易，我希望能够继续下去……”凯伊说话的时候将她紧紧地压在胸口，一来是为了不让自己太过紧张，二来是怕自己看到她眼中的拒绝。

慕莲被他搂在怀中，耳边听著他一波强过一波的心跳，还有他诚恳的告白，这种感觉很奇怪，好像踏在云端上，浑身轻飘飘的，却又让她浑身发烫、盈满感动，只能更用力地搂紧他，好确定这一切都是真的。

“慕莲……”他顺了一下呼吸，觉得自己变回了情窦初开的少年，而她口中的承诺将是决定自己快乐与否的钥匙。

慕莲自他怀中抬头，黑眸闪著喜悦的神采，轻轻地垫高自己的脚，主动印上红唇。

这是凯伊一直在等待的回应，他嘴角微扬，接受了她生平第一次的主动献吻。

“我现在就带你回去，让我和爷爷说清楚，我要娶你，将你一辈子绑在我的身边，天知道为了你，我已经很久没办法好好专心工作了。”凯伊抵著她的头，满足地呼了一口气，他还是赶快将这个扰乱人心的小女人绑在身边，免得自己一天到晚担心受怕。

慕莲点点头，柔顺地偎在他的怀中，动也不想动，只觉得依恋在他怀中是再幸福不过的事。

得到了慕莲的回应，凯伊牵著她往外走，决定一回到摩纳哥就要向爷爷提出他想要娶慕莲的心意。

在回程之中，慕莲害羞安静地靠在他的怀中，让他情不自禁地频频低下头偷香，向她索取更多热情的吻。一段四小时的路程，就在浓情蜜意中度过了。

回到摩纳哥的宅邸，凯伊一进门就看见老公爵坐在大厅，他的脸上有著

同以往的严厉和愤怒。

凯伊刚踏前一步，就听到老公爵饱含怒气的开口道：“现在就将这个女人赶出去！”“爷爷？！”凯伊一愣，直觉地将慕莲拥进怀中。

“要不是凯萨琳的调查报告，我到现在还被她瞒在鼓里，她根本是假冒的，而且她其实并不会下西洋棋，我们都被她骗了，凯伊，现在就将她赶出去，我们卡迪罗家不会接受这样的骗子。”凯伊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而他怀中的慕莲也是一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老爷爷明明就知道她的真实身分，他也说过不在意不是吗？“我不可能将她赶走，爷爷，我爱她。而且我会娶她。”凯伊咬紧牙关地开口，双手还是护卫性地圈住慕莲，不愿意让爷爷伤害她。

“她出现之后，我荒废了不少事不是吗？这样的女人既不是贵族，又不会下西洋棋……”老公爵开始挑剔她的缺点。

“就像我的母亲一样不是吗？”凯伊冷冷开口。一时之间屋内变得一片死寂。

“不管怎么说，你自己斟酌，看你是要继续当卡迪罗家族的继承人，还是要和这个一无所有的女人离开，我在二楼的书房等你的决定。”老公爵撑起拐杖，挺著肩膀缓缓上楼。

“凯伊……”当大厅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慕莲有些迟疑地开口，这整件事有点不对劲，但她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别说了，现在回房收拾你的东西。我带你离开这里。”凯伊铁青著脸说道。

这不是他早就知道的结果，为什么还是会觉得难受？莫非他潜意识里还在期待什么？他早该知道他唯一可以当继承人的原因，就是他身上流有卡迪罗一半的血统，再加上他会下西洋棋，就仅仅如此而已，若不是这些，他这些年根本不会在意他的。

“凯伊，你听我说……”慕莲在他身后喊著，但他走得很快，一直到了房间门口，慕莲才追上他。“这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你听我说。”“没有误会！这就是我父母的亲身经历，因为我的母亲并不是爷爷选择的，所以到死她都没有得到爷爷的承诺。”凯伊苦笑著开口，继续道：“只要违背了卡迪罗家愚蠢的传统，不管是谁都会被扫地出门，我早该知道的。”凯伊的话让慕莲顿时明白了一切，她也想起了老公爵曾经和她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她或许是他们祖孙能彼此坦白的最后希望。这就是老公爵的用意，他希望藉这个机会解开凯伊的心结。

“凯伊，你听我说，你误会了，你真的误会了。”她跳到他的面前，将凯伊拉到床边坐下，郑重道：“老公爵早就知道我是假冒的，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就在你去南非的那段日子。”凯伊疑惑地皱眉，但还是等著慕莲的说明。

“你离开后我们聊了很多，老爷爷只是希望能和你有个彼此了解对方心意的机会。”慕莲笃定地开口。

“什么意思？”“他说过你和他都是骄傲的人，更自以为是认为了解对方在想些什么，即使如此，你们还是什么都不说破，他早就知道我不懂得下西洋棋，却没有说破，他就是在等你自己去向他坦承一切。他是你的爷爷，是你世上唯一的亲人，你为什么总是将他当成要击败的目标？”慕莲握住他的手，动容道：“现在我都明白了，你拚命的工作就是为了要让自己的爷爷肯定你，我相信他一定明白你的用心，但是他和你一样什么都没有说，所以才会有今天这场荒谬的戏。因为你们彼此太生疏了，已经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来表达，所以……”“所以上天送下了一个天使，来解决这一对顽固祖孙的问题？”凯伊的蓝眸已经转回原有的温和。其中蕴含了更多的爱意。

“你笑我？”她红著脸捶他一下。

“不！我感谢你。”他将慕莲拉下，怜惜地在她的唇边印下一个吻。

凯伊将她自怀中拉起。准备走出房间。或许慕莲说的是真的，无论如何他都要亲自证实一下。

“你要去找爷爷？”她温柔地问。

“对，我要去谈判。”凯伊回头对她微笑。

“谈判？”慕莲不懂地歪著头。

“放心，我是一个谈判高手，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 尾声

凯伊站在书房门前，回忆起第一次站在这里的情形，他那时候五岁，和他的爷爷第一次见面，当时他觉得他的爷爷好高大、好权威。当时，在他小小的心灵中，他深深为自己有这样的爷爷感到骄傲不已。

凯伊推开了房门。看到了老公爵站在窗前，落日在他身后拉成一条长长的影子，银色的头发闪著余光，他在不知不觉中老了好多……“为什么你始终不喜欢我的母亲？”凯伊问出藏了二十多年的疑问。

“你父亲没有让我喜欢她的机会啊！在我反对之后，他就带著你的母亲私奔了，我连了解她的机会都没有。我以为他会吼著骂我是老顽固，或是强逼著我去接受她，但他什么都没有做，他选择了离开我的生命，让我懊恼一辈子。”“这些年你什么都没说，我也不提，所以我以为你已经不在乎了。”凯伊握紧双拳，尽量以淡漠的语气掩饰红润的目光。

“我不敢啊！孩子，我也会害怕，怕提起了他们，让你想起是因为我，你才会年纪轻轻就失去了父母，怕你嫌弃我这个老头。你是个了不起的孩子，只要你还认我这个爷爷，我就不奢求了！”凯伊不再迟疑，他一步向前，紧紧从背后拥住了爷爷，拥住了这个他自小崇拜的老人。

“这一切都是慕莲告诉你的？”老公爵笑著开口。

“您是说以我这种顽固的脑袋，自己想一辈子也想不懂？”凯伊扬起一道眉戏谑道。

“你身上有我顽固的血统，我不得不找个人传话。”老公爵的语气又骄傲又遗憾。祖孙两对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好了，我们还有好多的时间可以谈，但我是个开通的老人，我也不打扰你追女人的时间，你要看好她，不要又让她跑了。”“遵命！”凯伊淡淡一笑，转身走出房间，在关上门的时候，他轻声道：“爷爷，我爱你。”在窗前的背影明显一颤，接著以一声熟悉低沈的声音喝斥道：“爷爷已经七老八十了，不要说这种肉麻的话给我听。”他的声音微微哽咽，其中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感动。

凯伊笑了，轻轻地关上房门。

凯伊来到了慕莲的房间。

她小小的身子埋在衣柜中，不知道在整理什么。

“你在干什么？”他无声地接近。冷不防将她整个人抱到床上。

“你和爷爷谈好了？”“当然，我说了我是谈判高手。”他忍不住轻咬她的下唇。

“那我就不用搬出去了。”她吁了一口气，却让凯伊蹙起两道眉。

“你不相信我会留下你？”他的语气有著不被信任的愤怒。

“总要事先做好准备，如果你这个谈判高手失败了，我很识趣的，不会赖著不走。”她柔柔地笑著，双手环上他的脖子。

“你一直没有回答我，昨天匆匆忙忙回法国是为了什么？”所有大问题都解决了，他又想起了心里始终没有释怀的问题。

“为了一点小事，不过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她格格地轻笑，学他先

前的举动，啃著他的下巴。

“慕莲……”他呻吟出声，为了她不经心的挑逗。

“昨天你吻我，当我以为你要有所行动的时候，你却睡著了，这是对女性很大的一种侮辱，你知道吗？我差点以为自己不是女人了，我当然要找一个人我可以信赖的人问清楚，因为聊得太晚，所以我就在他家过夜。”“你和他共度一晚？”他的蓝眸开始喷火了。

“他对我没有兴趣，他是一个同性恋，也是我的好朋友。”她笑著开口，再次将他的身子拉下，印上热吻。

“下次不准这样。”凯伊慢慢地开口。

“不准怎么样？”“不准无故消失，不准去找其他的男人，即使他是同性恋也一样。”他惩罚性地轻咬她的嘴唇警告。

“为什么？他是我的朋友。”慕莲不满意地蹙眉。

“因为我不喜欢。”他傲慢地扬眉，算是结语。跟著嘴角扬起，缓缓道：“现在我要继续昨天没有完成的事情，这一次谁也不能阻止我……”“会有人进来……”慕莲娇喘著抗议，无力阻止他越来越下滑的吻。

“他们现在怕死我了，谁也不敢进来吵我的。”他露出得意的笑。

就在此时，像是要对他特意挑衅似的，门倏地被打开。接著传入了骑士特有的大嗓门。

“老大！你的感冒好一点了没？”“滚出去！”一记枕头冷不防将骑士击了出去。

“昔翩翩！你敢设计我！”门外同时传出了暴吼声和悦耳的笑声，声音越来越远，接著什么都听不见了。

凯伊这时将视线调回身上的慕莲，屋外的阳光形成了在她身上美丽的光环，此刻的她美极了，他忍不住低下头，吻去她唇边溢出的笑容。

“你是上天赐给我的天使！”他淡淡一笑，温柔地覆上她。

一室旖旎风光，在摩纳哥的春天悄悄地展开了……

## 超级损友洛炜

byamada 说真的，我到现在还是不相信这个女人在写小说。自从她回国，也没告诉我她在做什么，每次找她出来吃喝玩乐她都有空，玩起来一样的疯，问起她在做什么，就开始转移话题，嘻嘻哈哈地带过去。

直到最近，在 K T V，我拿起麦克风大声一吼：“你还在当米虫？！”她才要笑不笑地说：“我在写小说啦！”我足足笑了快要半首歌的时间，怎么可能？！从我认识她以来，她就是一个标准的双子座恶魔。就是那种你不需要魔镜，她就会冷冷地告诉你：你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不要把钱浪费在化妆品上了。她就是这么狠，这种人怎么可能写爱情小说呢？直到我看到了书后面那个丑丑的签名，我才知道她真的在写书，而且已经出了十本书了。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说为了我不相信她这一点，我要帮她写一篇序。这种奇怪的推理也只有她才说得出来了。

学生时代她应有很奇怪的幽默感，有一次她因为懒，就将垃圾扔到一个同学的小纸箱里面，她平常和那个同学也不熟，所以她很有礼貌的问：“可



不可以借我丢一下？”那个同学点点头，同学甲却忍不住说：“你和她又不熟，这样你不会不好意思啊？”她大小姐要笑不笑地应了一句：“你和垃圾桶很熟吗？那你为什么每次都朝它丢垃圾？”霎时间，四周的人全爆笑出声，就只有她没笑，因为她觉得自己说的是实话。

她的脾气很糟！糟到班上的人都有一种共识，就是不要惹她！如果让她讨厌了，那个人真的就会变成完完全全的透明人，就算人就坐在她的对面，她还是可以将对方当成是透明的，那种视而不见的冷漠是我怎么也学不来的。她就是敢这样，就是一脸有本事我们到外面打一场的挑衅和嚣张（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她可以活到现在？）

她的体质也是异于常人，考试的时候大家都靠一些提神饮料，她却不行。坊间那种喝了再上，会让人精神充沛的饮料对她根本没用，如果她喝了一瓶，真的就是喝了再“上”——直接上床！听说她现在赶稿会用鸡精，好像有点效果，不过听她说很难喝，但她还是一瓶接著一瓶，总之她这个人就是怪怪的……她的书到底好不好看？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看小说的，人生美好要用来恋爱、来玩，我真的没有时间看她的书，虽然她是最要好的损友之一。

写到这我已经写不下去了，一来我的作文一向很糟，再者我还想保有她这个朋友，如果我继续写下去，有危险的是我，我可能要为了这一篇诚实的文章而会出很大的代价，比方说以后出去她都不出钱，我哪天失恋了还会被她嘲笑等等……不过虽然是损友，我不是有帮她做市场调查，听说她的书卖得不错，出租店的反应也不错（当我很开心地告诉她这个消息时，她还是要笑不笑地说：那你为什么不拿出化妆品的钱买个两百本？唉！就是有这种不知感激的女人！）

洛炜注：本来就是嘛！说了我这么多的坏话，还不买个几百本来谢罪。就是这样啦！我又拖出一个损友来公开我的小秘密，这样可不可以抵个人档案？

